

第三编 全民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第十章 合浦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

1944年夏季，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各部普遍发起攻势作战，扩大了解放区，开辟了根据地。日本侵略军为了挽救其太平洋战场的失利局面，在占领长沙、衡阳后，9月，纠集10万兵力，沿湘桂线进攻桂林，11月24日，与越南北上的日军在绥禄会合。这时，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观战避战的政策，国民党军队节节溃退，日军打通了黎（塘）湛（江）交通线，12月分兵一部由南宁经钦州、合浦直打到湛江，一路未遇到抵抗。原驻防广东南路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五五师在日军打通湘桂线前退到了广西躲藏。9月22日，国民党合浦当局在大敌当前，即将沦为敌后的情况下，把枪口对准坚决抗战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制造了“永信烟庄事件”，逮捕了3个共产党员，还通缉灵山的共产党员邓业兢和进步分子邓毅，妄图消灭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中共南路特委根据这一形势和上级的指示，决定发动南路全面武装起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部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4年12月，中共南路特委书记周楠通知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系人阮明和谭俊到广州湾（今湛江市）接受新的任务。周楠指出，日军打通了湘桂线，湘桂线以南的广大地区沦为敌后，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南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放弃广大地区，却集中力量积极反共，镇压抗日人民和抗日武装队伍。坚持抗日的重任，解救民族的重任，完全落在了共产党和抗日人民的肩上，共产党人要挺身而出，肩负历史重任。因此，特委决定：在春节前后，南路全面举行武装起义，钦廉四属也要同时举行武装起义，要多方面筹集武器，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武装队伍，建立以白石水老区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白石水地区原是194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反逆流、反运米资敌的抗日爱国武装自卫斗争的老区，群众基础较好，由于发生合浦“永信烟庄事件”，决定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生活，进行审查，但仍保持上下级关系，继续工作。共产党员要参加武装起义，接受考验，要在武装斗争的考验中逐步恢复党组织生活。周楠特别交代，要通知在家养病的张进煊参加武装起义。周楠最后宣布：由于“永信烟庄事件”，杨甫留特委机关审查，钦廉四属工作由阮明负责，任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负责发动钦廉四属地区的武装起义，要在武装斗争中审查组织，谭俊协助阮明传达贯彻特委指示，并负责搞好四属同特委的交通联络工作。

阮明和谭俊回到合浦，分头到各地传达特委指示。阮明在白石水东馆小学召开会议，向陈明景、叶信芳、陈铭金传达特委指示，部署武装起义的具体事宜。指定白石水、灵南

一带的武装起义由陈明景负责；抽调叶信芳往小江与原来在小江区的张书坚一起负责小江起义；陈铭金返回灵山传达布置任务外，还要向钦县党组织负责人卢文传达，卢文再向防城负责人谢王岗传达，谭俊负责向公馆地区党组织传达，起义由各地自行准备，起义时间统一于2月7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

阮明在部署起义时，曾有袭击八区专员公署的设想。那时，因日军占领南宁后分兵经钦州、合浦出湛江，八区专署由廉州迁到旧州。阮明找到在专署中工作的邓松，传达特委的起义决定，由邓松了解专署情况。邓松向他详细汇报了专署警卫队的人数、装备、驻地及警戒情况、弹药仓库、专署的办公地点、人员配置、专员张国元、保安司令陈国勋的宿舍和一般职员宿舍等情况，并带阮明作了实地视察，绘出了简单的地图，商定在袭击当晚，由邓松以送特急文件为由，叫开专署大门，突击队乘机冲进去。农历十二月下旬，阮明最后一次与邓松联系，指示邓松：无特殊情况，要继续留在专署，直至起义部队攻下专署，才随部队一起撤出。随后几天，吴川等地举行武装起义，接着合浦南康也首先起义，惊动了专署，张国元忙把专署迁回廉州，使袭击专署的计划未能实现（阮明牺牲后，邓松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仍在八区专署工作）。

与钦廉四属紧锣密鼓地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南路特委在廉江、博白边境的照镜岭召开会议，决定抽调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主力（第二支队）800多人，由参谋长李筱峰和第二支队长黄景文率领，自雷州半岛挺进合浦白石水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时以钦廉四属起义队伍组建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派张世聪为支队长兼政委，随西进主力返回合浦，开展武装斗争。会议的决定，给钦廉四属武装起义以很大的支持。

第一节 起义烽火四起

南康武装起义

1944年12月，阮明回合浦途经南康时，在石头埠小学向廉北区党组织特派员陈符隆简要传达特委的决定，并告知南康的起义工作由谭俊兼管，要密切协作，保证起义的成功。接着，谭俊通知陈符隆到公馆浪坡徐永源家，向他详细传达了特委的部署。这两次传达的主要内容是：特委决定全面武装起义，建立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由于“永信烟庄事件”的发生，钦廉四属党组织暂时停止了组织生活，因此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参加武装起义，在斗争中接受锻炼和考验，争取恢复组织生活。四属起义的总负责人是阮明，指挥中心设在白石水、大成老区。各地自行准备，按统一时间举行起义。

当时，陈符隆的公开身份是南康专营海味生意的“成悦”号商店的经理。他利用经商的有利条件，在短短的10余天里，跑遍卧龙、粟山、雷田、夏塘、长塘、盐灶、石头埠和闸利平坡等地，向党员和进步群众传达上级的指示，部署起义准备工作。

在石头埠小学任教的党员李肇盛（李文豪），利用其兼代理副保长的合法身份，同党员陈继潮一起串联进步群众，组建了有10余人枪的石头埠保队，还配备了一些手榴弹，为起义作准备。党员邓其英（邓鼎）、陈文山往返大成，熟悉路径，选定宿营地点，为起义后队伍安全转移创造条件。为了确定起义攻击目标，陈符隆同一些党员、骨干反复进行商议。当时，南康反动武装主要有两支：一是商会武装护运队，有10支驳壳枪；一是驻合浦三中附小两个相连课室（分别是五年级甲、乙班，当时已放假）的粤南沿海警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又称机炮中队），有三四十人，装备有重机枪两挺，步枪近20支。经议定，从既能夺枪又可打击敌人军事力量的目的出发，把机炮中队定为起义的攻击目标。

机炮中队的中队长钟逢可，是党员钟逢仁的堂兄，党组织决定由钟逢仁和他胞弟钟逢适利用这一关系，做好三件工作：①利用能任意在军营进出之便，及时掌握、汇报情况；②“跟班见习”，学会拆卸和使用重机枪，以利缴获后使用；③趁机炮中队募兵之机，派一些人员打进去作内应。对党组织这一决定，钟逢仁兄弟俩坚决执行。他俩通过钟逢可的关系，很快学会了使用重机枪，他俩还发现机炮中队纪律松弛，每逢南康圩日，除留两三个人看守营房，其余的都散于街坊勒索钱财，晚上更以饮、赌、嫖为乐，中队长钟逢可几乎每晚都出街打麻将，常常深夜不归。因此，党组织曾拟定乘虚奇袭的作战方案。

为了起义时顺利夺枪，在三中附小任教的邓骞、廖家伟与钟逢仁还商定了计策，决定乘机炮中队准备应付八区保安司令部的要员前来视察之机，由钟逢仁向钟逢可“献计”说：“你们中队内务紊乱，连枪支也各放各的床头，有碍观瞻，不如把枪存放一处。”钟逢可言听计从，下令整顿内务，把枪集中放在黑板下的讲台上。

原计划于2月7日晚举行起义，但到1月底，情况突变，钟逢仁从钟逢可口中获悉，机炮中队将于2月初调防县城。陈符隆接到这一情况报告后，召集钟逢仁、邓其英、庞荫泽（庞海东）等人在双桥岭的山坡上开紧急会议，决定：①起义提前于2月3日晚上举行。②起义队伍命名为南康起义中队，由钟逢仁、庞荫泽分任正、副中队长，陈符隆任指导员。③起义的作战方案有两个：一是智取，由钟逢仁、钟逢适到赌场逮捕钟逢可，强迫他命令全队官兵缴械投降；二是里应外合，突然袭击夺枪。④加紧筹备钱、粮和必需的物资，由庞荫泽具体负责。⑤派党员李洵祥到大成向阮明汇报有关情况，并作好接应起义队伍的准备。⑥派做内应的人员尽快打入敌内，以便策应起义。⑦为避免暴露目标，被党掌握的石头埠保队不带长枪，只带短枪和弹药参加起义，并准备搬运弹药、物资所需的扁担和绳子。⑧起义指挥部设在下新街“质兴隆”号后楼，参加起义的人员于3日中午前到指挥部集结待命。会后，各人分头落实各项临战准备，陈符隆立即赶到公馆向谭俊汇报。谭俊同意了南康地区提前起义的计划，并派党员张义生带领一部分人员支援南康起义，由张义生负责起义的军事指挥。

1945年2月3日，正逢南康圩日，街上格外热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掩护下，起义的

战前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上午，平坡的党员陈均和白沙的进步群众刘爱琨、刘士安、刘桂廷，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使命，通过钟逢仁等人的关系，到敌人机炮中队当上了新兵。

在“质兴隆”号的后楼，陈符隆、张义生、钟逢仁和庞荫泽，对起义行动的详细方案进行最后的修订。

中午，参加起义的人员陆续集中到起义指挥部，计有党员陈符隆、张义生等40多人。起义队伍仅有手枪8支（驳壳2支，楂嘴2支，土大曲2支，左轮、拉八各1支）和几个手榴弹。尽管起义队伍的武器少而且劣，同拥有精良装备的机炮中队相比悬殊，但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坚信党所号召的起义是正确的，他们怀着克敌制胜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

午后，天气骤变，寒风凛冽，细雨连绵，随着夜幕的降临，雨越下越大。这时，钟逢仁回来报告说，机炮中队已接到其上峰的指令，明天就调防，当晚由于天气变化，所有官兵都待在营房里，没有上街，中队长钟逢可因来趁圩的老婆留宿也破例不上街打麻将。面对临战前情况的突变，陈符隆、张义生等决定用奇袭的方法，并布置钟逢适、蔡景盛以躲雨为由马上进入机炮中队营房，以加强内应力量。

陈符隆立即对起义队伍作了扼要的战斗动员，他号召大家密切配合，勇敢战斗，夺取敌人的武器，建立人民抗日游击队伍。接着，进行战斗部署：①突击组，由张义生、钟逢仁带领林祥芬、林祥寿、陈继潮、陈耀琪、廖家伟、姚德厚等，从正门解决哨兵后，分两组突入营房，展开战斗。②夺枪组，由庞荫泽、陈文山带领约20人，随突击组冲进机炮中队所驻教室，夺枪、搬子弹。③警戒组，由陈符隆指挥，分头警戒敌营东面的大门及镇公所。④接应组，由邓其英、姚宁泽负责，分别在三中操场旁的门口及扫管龙村，接应撤出战斗的队伍和挑运行李、书籍的人员与妇女，以便及时转移。最后，陈符隆宣布：8点正开始行动；口令：“合——支”；撤退信号：一轮重机枪声；撤出战斗后的集结地点：扫管龙村。

钟逢适、蔡景盛顺利地到达钟逢可所住的第一教室后，看到机炮中队士兵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烤火，还有的在赌钱，完全没有提防，心中暗喜。他俩先在火堆旁同几个士兵聊了一会儿，就去摆弄重机枪，乘机把枪身与脚架之间的固定螺丝拧松了，并与“内线”陈均会意地点了点头，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起义队伍的到来。

时针刚指向8点，起义队伍冒雨开始行动。突击组走在前头，夺枪组鱼贯跟进。离机炮中队营房只有10余米了，哨兵发现有人走动便喝问：“是谁？”钟逢仁回答：“自己人！”（是机炮中队当晚的口令）话音刚落，只听见“砰”的一声，张义生击倒哨兵，突击组的队员立即散开，勇猛地冲向兵营。

在第一教室里，陈均听到外面枪响，便掏出怀里的拉八枪打了一枪，第二枪却卡壳了，

他一个箭步冲到讲台边，端起一支步枪就打，并大喊一声：“不准动！”里外枪声骤起，机炮中队士兵犹如惊弓之鸟，慌忙夺路而逃。在微弱的火光下，钟逢适隐约看见一个士兵想抢重机枪抵抗，他一枪击倒了这个士兵。这时，外面的突击队员已冲进了教室。机炮中队队长钟逢可从窗口下站起来，正要开枪打陈继潮，陈继潮扑上去顺势一托，钟逢可的手枪朝天打响了，他在同钟逢可的扭打中，被钟逢可用枪身打伤了头部。伏在窗口的另一个突击队员迅速开枪，打伤了钟逢可的右手，但钟逢可自恃个子高大仍凶狠地抱住陈继潮不放，钟逢仁见状，急忙向钟逢可的胸部打了一枪，陈继潮才脱了身。转瞬之间，钟逢仁同庞荫泽一起把重机枪扛出了教室，夺枪组的队员也把步枪和子弹搬走了。

在张义生、钟逢仁、陈继潮等冲向第一教室的同时，林祥芬、林祥寿、陈耀琪等冲向第二教室。当时，教室里没有灯光。起义队伍的一个内应人员刚抱起步枪，就被慌乱过来的机炮中队士兵绊倒，两人扭打起来。陈耀琪冲到门口时，他接连扣了两下扳机，但因手枪故障没有打响。林祥芬提着双刀刚冲进教室，就被对方躲在门旁的一个高个子从后拦腰抱住，对打起来，双刀失手落地，因此贻误战机，机炮中队一个士兵用机枪扫射起来，林祥芬壮烈牺牲，林祥寿负了重伤，陈耀琪的背部也被打伤了。张义生在解决第一个教室的士兵之后，立即越窗跳入第二个教室，勇猛地扑上去抢夺对方的机枪，却又不幸中弹牺牲。

经过 20 分钟的激烈战斗，突击组仍无法攻下第二个教室。这时，南康镇公所自卫队又向学校打枪，起义队伍只好撤退。南康起义，共毙伤敌 10 余人，缴获步枪 9 支，重机枪 1 挺和子弹 9 箱，战绩不小，但起义队伍也牺牲了 3 人，付出了代价。

南康起义队伍从机炮中队兵营撤出后，顶风冒雨，踏着泥泞的小路摸黑转移，个个浑身湿淋淋的，冻得直打哆嗦，但大家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同寒冷和饥饿作斗争，向预定的集结地点——扫管龙村集中。由于天黑辨认不清方向，部分队员没法走到扫管龙，大部分队员集中后，按计划午夜时分向大成方向进发，经九板塘、东村等地，第二天拂晓前到达伞塘檬，在陈文山的亲戚家隐蔽休息。庞荫泽和邓其英商量后，一方面派陈符伟和陈裕成返回南康，联系没有跟上队伍的陈符隆等人；一方面带领队伍继续前进，经白沙江、板塘尾，渡过南流江，于 5 日晚顺利到达大成地区。这第一批到达目的地的南康起义中队的队员共 18 人，他们是庞荫泽、邓其英、姚国厚、陈继潮、邓君甫、陈文山、邓骞、姚凤厚、许维芳、许维筠、庞贤标、廖家伟、刘爱琨、刘桂廷、李新瑞、张辉山（另有 2 名队员姓名待查）。南康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八区保安司令部和合浦县政府下令通缉起义人员，各乡（镇）、保队四处设卡守隘，侦查搜捕。因而，第二、三批向大成转移的起义人员遇到了层层阻难。

第二批向大成转移的是钟逢仁、钟逢适和邓其雄。他们于 3 日晚在转移途中失去联络后，自动组成一个小组，继续向大成转移。他们晓宿夜行，于 5 日晚路经筋鸡水村时，遭到当地保队袭击，被迫躲进水塘里隐蔽，饥饿和寒冷夺去了钟逢适年轻的生命。钟逢仁、

邓其雄悲痛地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往水鸣滩、大成方向前进。他俩刚翻过一个山坳，被保队的卡哨发觉，保队一边追赶一边开枪扫射，钟逢仁不幸中弹，身负重伤被保队抓捕（后罹难），邓其雄机警地逃脱追捕，当晚到达勾刀水，与第一批到达大成的队员会合，次日晚参加了白石水（大成）起义。

第三批向大成转移的有陈符隆、陈符伟、伍朝汉、李肇盛、陈裕成、陈仲彩和潘德平等7人。原来，4日凌晨，陈符隆和陈仲彩在转移途中与队伍失去联络后，便转移到闸利新寮村，后返回南康同陈符伟、伍朝汉等5人取得了联系，为了安全转移，他们作了一番谋划：陈符隆仍用“成悦”号老板的名义，声称是到外地追收货款和采购年货的，其他人员扮成商人的挑夫。他们一行7人于5日晚从粟山村出发，路经常乐时，伍朝汉留下在其亲友家治病，其余6人经过一昼夜的跋涉，6日傍晚抵达多蕉、常乐与旧州三乡交界的横流水，他们打算在路铺（小旅店）歇宿，次日凌晨赶到大成。谁知刚住下，保队就突然包围路铺，进行搜查。保队搜出陈符隆携带的左轮手枪，又发现陈符隆、陈符伟、潘德平3人没带身份证，便扣留他们。一个队长模样的人说：“前几天南康土匪暴乱，抢了警备中队的枪支，我们奉命检查过往人员。昨天我们就打散了一股土匪，我看你们也是土匪。”陈符隆神情自若地分辨：“我们是做生意的，你们不要随意诬害商人，我是南康海味商店‘成悦’号的老板，过去当过钟少卿镇长的文书，又是警备中队长邓义钦的同乡，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话去问嘛！”李肇盛也拿出他的身份证，以代理副保长的身份据理力争。保队理屈词穷，打算放人了，但又提出要找人担保，而且要凭枪照才还枪。陈符隆故意提高声调说：“这支枪是我自卫用的，你们如果不交还，我们一旦被土匪抢劫了，你们要负责赔偿损失！”经过如此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同时又请铺主出面具保，保队终于还枪放人。陈符隆一行回到路铺时已是下半夜，为了避免人多目标大，陈符隆决定，陈符伟、陈裕成和潘德平先回南康坚持斗争，待联系上队伍再通知他们归队；陈符隆、陈仲彩和李肇盛3人星夜赶往大成。陈符隆到大成后，又立即派李洵祥返回南康联系姚德厚、陈耀琪、陈符伟、陈裕成、潘德平、王昌锐、陈均等。

南康起义队伍20余人，于2月6日晚在金街岭岗村汇合白石水（大成）起义队伍，编成南路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转战于合灵边。

公馆、白沙武装起义

1945年1月中旬，谭俊负责向合东南各地传达特委的指示，他在公馆白沙分片传达时指出：特委决定南路全面举行武装起义，经研究决定，合浦县于2月7日举行武装起义。共产党员要积极参加武装起义，在斗争中接受锻炼和考验，恢复组织关系。同时明确要求，在准备起义过程中要严守秘密，积极筹钱筹枪，发动进步群众参加起义。

当时分片传达的地点和与会人员有：白沙龙颈村廖世津家，廖世津、廖上智、廖大来、

廖世琨、朱香廷：白沙圩李成家，李成、周洪英、周立光、张十太公；白沙宏德小学，陈廷、陈铭龙、刘炳如、钟高球；公馆浪坡徐屋场村北楼，徐永源、徐永清、徐永江、张洵川、赖祖辉、陈增忠；公馆香山小学，卢传义、王朝明、梁国珍、朱光；谭俊还到白沙木岩塘村向在家养病的张进煊作了传达。

广大党员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早已义愤填膺，接到起义的指示后，热情高涨，个个摩拳擦掌，纷纷积极行动起来，加紧联络进步群众。

白沙圩和龙颈村共筹集到3支短枪、4支长枪，从打入国民党虎岭乡当乡长的党员张义生处筹集到柳州造的手榴弹40多颗。白沙宏德共筹集到长枪6支，张进煊自己备有1支左轮手枪，还筹了一笔钱给刘仕就到良屋港买了2支七九步枪。此外，钟高镇和刘守仁分别把1支九响曲枪和1支驳壳枪交给组织转交给张义生等支援南康起义。

公馆浪坡徐永源筹集到5支长枪，170发子弹，土大曲和土曲尺各1支，手榴弹1颗。

公馆香山朱光借到1支拉八短枪，朱伟、朱有玑各借到1支左轮手枪，公馆石湖的邹才衿由谭俊布置其隐蔽在家当交通员，也将自己买来的1支大曲（短枪）交给了组织。公馆六湖山口村筹集到长枪4支，子弹一批。

在筹集武器的同时，各地党员分头秘密联络一批进步群众，一同参加武装起义。白沙方面有钟高镇、钟秋魁、钟建廷、钟高球妻（名字不详）、张三十五、钟高衡、吴定良、邹贞甫、张汉、刘仕毓、刘华、刘全业、方英（女）、李定祥、周四、张彪、张辉山、廖十二等进步群众参加。公馆方面有徐泗海、朱贻芳、徐三十、徐四十叔、朱新敷、徐四哥等。公馆六湖动员了陈铭玉、陈基成、陈基就、陈基荣、陈十一、陈秀华、陈铭松、陈基章、陈廿二、陈荣、骆二等10多名群众参加。

谭俊一方面迅速传达特委指示，另一方面为保证武装起义后四属党组织与南路特委的交通联络畅通无阻，着手部署了一批比较隐蔽而忠诚的农村党员留下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当时留下的交通员有沙田傅玉峰、宏德刘守仁、龙颈廖五十哥、浪坡徐永江、石湖邹才衿、六湖垌陈九思、陈三十一哥、枫树林叶吉英、香山朱佰尧。为作好两手准备，同时留下的党的平行组织人员还有浪坡徐永鸿、盐田李承辉、六湖垌山口村陈基凤、石湖邹良桂等。

经领导研究，确定了公馆白沙起义的方案，决定妇女和部分知识分子化妆前往白石水，另一部分人攻打闸利与公馆之间的大路滕村的国民党合浦县后备大队长赖俊超（原陈济棠部队军需处长）和公馆新城乡关锁营村国民党八区专员张国元家，以收缴其反动武装，壮大起义部队的武装力量。攻打目标确定之后，党组织布置赖祖辉（地下党员、赖俊超的同父异母弟弟）作内线，掌握赖的动态，并相机接应起义部队。同时又指示关锁营的地下党员张洵川侦探张国元家的情况，党组织还决定派曾于黄埔军校学习过军事的地下党员张义生到关锁营附近勘察情况，计划先行智取，如果不成功再以武力解决。准备工作逐步就绪。

原计划四属各地统一于2月7日午夜举行起义，但1月底南康方面情况发生变化，提

前于2月3日举行起义。陈符隆迅速赶到公馆向谭俊作了汇报，并要求派一名军事指挥。谭俊同意南康起义改期，派张义生任南康起义的军事指挥，并从白沙调派刘爱琨、刘桂庭、刘仕安、张辉山等人随张义生到南康，加强南康起义部队的力量。由于临时抽调张义生，公馆、白沙起义队伍准备攻打张国元家的计划只能改变。

这时，根据大路塍村的内线报告，国民党合浦县后备大队长赖俊超非常狡猾，盘踞点出入警戒森严，其所筑城墙高大坚固，没有攻坚器械和强攻火力，进攻难以奏效。同时，鉴于公馆地区地主、恶霸、军阀很多，反动势力较强，国民党合浦县自卫大队（队长李柏云）常驻公馆，形势对起义队伍不利。因此经组织研究决定，张洵川、赖祖辉留在原地隐蔽，以待时机。公馆、白沙武装起义队伍改变原进攻计划，放弃攻打张国元和赖俊超的行动，全部人员奔赴白石水，参加起义中心区的斗争。经过近10天的紧张筹备，参加起义的人员已作好准备。党组织指示，公馆、白沙起义队伍于2月3日奔赴白石水，按统一起义时间，准时参加白石水武装起义。各地筹集到的长枪于晚间派人送到公馆六湖垌山口村祠堂，白沙和浪坡的人员前往六湖垌山口村祠堂集中，公馆香山的人员于香山万贤小学集中。

2月3日早上天刚亮，白沙宏德片张进煊、钟高球夫妇、钟高镇、钟秋魁、钟建廷、邹贞甫、吴定良、刘炳如、刘仕就、刘仕毓、刘华、刘全业、方英等10多人在梅菉垌村后的“亚晓塘”集中出发，这批人员化装成盐贩，途经公馆浪坡等地到达山口村祠堂。余新慈（张进煊的夫人）刚生下小孩不久，接到党的指示，也毅然背上小孩从木岩塘村出发，走另一条路到达香山万贤小学，与香山的人员会合。

白沙圩的周洪英、周立光、赖子能、张十太公、李定祥、周四、李成等则到龙颈村，与廖世津、廖上智、廖琨、朱香廷、廖十二等会合，三五人分为一组，从龙颈村出发，当天到达六湖垌山口村。

公馆浪坡的徐永源于2月3日晚按组织的指示，带领徐永清、徐四海、徐四十叔、徐斗、徐四哥等10余人，携带白沙、浪坡等地筹集到的长枪及其他武装，从浪坡出发，经铁山、滑石江、秀村、大径，于当晚午夜到达山口村。陈增忠由徐汝站通知，两人一同加入队伍。

4日早上，在山口祠堂集中的非武装人员吃过早餐之后，由黄家祚作向导，奔向白石水。这批人员从六湖经八东过江，过泉水到张黄，再转入离张黄镇不远的公路旁的桥子边交通站，在该交通站的水磨房里稍作休息后，当晚到达符竹径小学过夜。而在山口村的长枪武装人员则隐蔽于祠堂里，到晚上才由白石水来的向导带路出发。

在公馆香山万贤小学集中的朱伟、卢传义、朱光、朱貽芳、朱有玃、张启泰、李耀东、李耀南、梁国珍、王朝明、朱新敷等10余人于3日中午时分从香山小学出发，化装成送老师回家过年的师生，经樟嘉过六湖，到八东渡，当晚在八东渡口一间铺子里过夜。

时值隆冬，又遇大寒潮，起义队伍在寒风大雨中前进，有些衣衫单薄的人被冻得手脚红肿，但没有人喊一声苦，队伍保持乐观的情绪。

4日拂晓，这些人员渡过八东渡，雨越下越大，队伍走在曲折泥泞的小路上，大家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互相挽护着前进，一些人还轮流帮助余新慈背小孩。队伍经过坡子坪、安石，过张黄后到达桥子边交通站的水磨房里过夜。

起义队伍过张黄后不久，由于南康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张黄，国民党张黄自卫队感到刚才过去的一队人很可疑，就派了一个排的士兵追赶，由于起义队伍转入交通站，所以自卫队沿着大路一直追到板铺，扑了个空。事后，大家听说此事，都表示庆幸。

经过一夜休息，公馆香山这批人员决定第二天晚上到达金街，妇女先到乌梅村隐蔽待命。5日早上，由桥子边村的张清旺带路，余新慈、梁国珍、钟高球妻子、朱贻芳、方英等几位妇女到了乌梅村张清旺一个姓姜的亲戚家住下，2月15日，接到部队通知才返回部队。

5日晚，天仍下着雨，于水磨房隐蔽休息的人员由向导带领向金街进发，当晚到金街的那阳村郑绍棠家里住下。

隐蔽在六湖山口村的长枪队20多人按原计划于2月4日晚出发，由于等待白石水方面的交通员，直到晚上12点才起程。队员们在漆黑的夜晚行进，当队伍到达八东渡时，船工早已回家歇息，只剩下渡船在岸边，队员们便自己动手撑渡。队伍分两批过渡，一部分人上船后，渡船向东岸驶去。由于连日下雨，江水暴涨，船到江中，撑竿插进泥里拔不出，致使撑竿掉落，渡船随水漂流，最后漂到对岸，他们抓着一一些竹枝攀登上岸。上岸后，因无撑竿，无法驶回对岸去接其他人。已过渡的人经安石附近转平阳头，白天越过张黄公路与张黄江，5日晚到达金街。未过渡的人当晚转回山口村隐蔽。第一批队伍到达金街后，当即派交通员回山口村，联系第二批武装队伍，赶往金街。

白石水武装起义

白石水地区（今属浦北县）是个富有革命传统的老区，当地的许多人曾参加过1940年至1941年间的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武装镇压群众反运米资敌的自卫武装斗争，具有对敌斗争的经验和勇气，这对发动群众参加武装起义极为有利。经过思想教育，很快组建起一支六七十人的武装基干队伍，其中有岑焕祥（原在灵南）、黄家祚、包德香、李耀南、叶二、包士和、张广生、张广南、张体宽、黄广昌、叶梓才、包四、包五、张世金、黄池江、赖茂臣、赖桂廷、赖九叔（赖华臣）、赖作亮、郑宗仁、郑三叔、郑广昌、郑绍棠等，很快集中于符竹径小学待命，后到金街的岭岗村与各地参加武装起义队伍汇合。

那时，四属武装起义总指挥阮明和白石水地区负责人陈明景，除了考虑起义的全盘计划，还派出人员摸清白石水、张黄、旧州、马栏等地的敌情，又派出以张世瑶、岑焕祥为

主的一批人员到各村发动群众筹集武器，布置所有上队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把枪支弹药拿到手，不论是公枪、私枪、买的、借的都可以。百桂塘的赖桂廷就是以冬防联合缉私为名，从牛屎窝村的地主那里借到驳壳枪、手提机枪、步枪数支，黄福贤也分别弄到了驳壳枪、土大曲和步枪多支，使参加起义的部分人员有了武器。

起义前夕，进行了队伍集结和编队，参加白石水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除了白石水的数十人，还有公馆、白沙等地以及南康地区的队伍。

公馆、白沙的起义人员在谭俊的统一布置下，分五批到达白石水地区。计有张进煊、徐永源、朱伟、卢传义、朱光、徐汝竑、廖上智、李耀东、梁国珍、王朝明、周洪英、余新慈、李成、廖世津、廖尚能、刘仕就、廖坤、刘仕毓、刘爱坤、钟高镇、钟高球、徐永清、徐四海、朱香廷、方英、吴良、周立光、朱玗、朱琪、朱贻芳、陈荣、陈增忠等60多人。

南康武装起义队伍，到达白石水地区的有陈符隆、庞荫泽、伍朝汉、邓其英、姚国厚、陈继朝、邓君甫、陈文山、邓駉、姚凤厚、许维芳、许维筠、庞贤标，廖家伟、刘士安、刘爱琨、刘桂廷、李新瑞、张辉山、邓其雄、陈仲彩、李肇盛、姚德厚、陈耀琪、陈符伟、陈裕成、潘德平、王昌锐、陈均等近30人。

来自3个方面的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于1945年2月6日晚上在白石水地区的金街岭岗集结编队。经过阮明、张进煊、陈明景等领导研究，决定把所有人员整编为“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合浦大队”，指派李世益为大队长，张进煊、张世瑶为副大队长，陈明景为政委；下设3个中队，由黄家祚，廖上智等分别担任中队长，共有200多人。新编的合浦大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武装。

白石水地区除了有其天然屏障，还有较好的群众基础。1940年军民合作抗击过国民党顽固派的几次反共“围剿”，这次武装起义的指挥中心设在这里是很合适的。但是，在当地善良的人群之中，亦夹杂个别民愤很大的恶棍，如卖酒坳村的赖金堂，曾与白石水反动乡长梁文光、张黄反动区长黄南宾勾结，干过不少坏事。1940年间，他曾带兵镇压革命村庄，围捕进步老师和地下党员。如果不把这个家伙除掉，将会给武装起义带来后患。因此，在2月6日早上，起义队伍的领导派出赖茂臣、赖桂廷、赖华臣、张体宽等人，到金街后背铺子聚赌的地方——赖金堂的赌博据点，将他处决，大快人心。处决赖金堂的消息，很快传到白石水乡公所，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他们对此作了种种估计，认为赌徒们自相残杀，或是他人谋财害命，到底是何原因，被谁打死，乡公所难以追究。由于处决了赖金堂这个反动分子，党组织决定把武装起义时间提前到次日白天。

2月7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起义队伍开往白石水圩。那天虽逢圩日，但趁圩的人不多，他们见到许多佩带刀枪的人，不明真相者四散逃避，引起了乡公所人员和乡队的警觉，赶紧关了大门。这时，起义部队突击队的七八个人早已到达，他们见机行事，

立即冲入乡公所内，遇到乡队的分队长曹宗汉，曹即拔出驳壳枪抵抗，开枪打伤突击队员叶二的臂部（后抬回岭岗村医治），赖华臣、黄六（黄成中）眼疾手快，跑上前去把曹宗汉抱住，压在地下，开枪将其打死，跟着冲入屋内缴获五六支枪。在这混乱之际，有五六个在外的乡兵企图夺路冲回乡公所，被在门外担任警戒的赖作亮等人拦住。派去监视白石水反动乡长梁文光的张体宽，决心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生擒，但那天晚上张不住在店铺里，未能达到目的。盘踞在圩上当铺的乡队，开枪射击威胁起义队伍。当时领导考虑，靠现有这些土枪难以攻下较坚固的当铺，随即把队伍撤回金街。

领导对当天的战况进行分析，研究次日的攻击目标，布置第二天的军事行动。

2月8日，起义队伍从金街出发，抄小道经六茂塘、下低营、茅坪、扶良坳、大坡垌，攻打张黄西镇公所。起义队伍尚未到达，镇公所的兵已经逃走，所以到达镇公所时，没有遇到抵抗，也没有什么缴获，领队随即带队伍开往西瓜地。这里是封建地主集居的村庄，代藏有八区专员公署和合浦县政府在日军入侵合浦前夕转移来的各种物资。起义队伍进入屋内，缴获一批武器，随后，把队伍撤回六罗水的张凤塘驻扎。

2月9日，起义队伍乘胜袭击马栏。是日也是圩日，队伍到达时已是下午3点，来往群众稀少，乡兵均已逃走，部队到后立即开仓济贫，平糶粮食。廖世津、廖尚智、周洪英3人挽手协力踢仓门，因门户坚固，廖世津改用斧头砍劈，才把仓门打开，平糶粮食。开始来挑粮的群众不多，直到下午6时只卖出五六百斗，副大队长张世瑶亲自到湿竹麓一带发动群众前来买平价谷。将近傍晚，挑粮群众才蜂拥而来，负责卖粮的人员忙不过来，严重影响群众挑粮进度，面对此情景，领导干脆下令：“不要卖了，敞开仓库任由群众自行挑运”，并鼓励群众尽量多要，一直坚持到天黑，队伍才向六罗水撤退，担谷的人群也陆续散去。

小江武装起义

在小江，叶信芳和张书坚在马长田当铺里召开武装起义的预备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叶、张两位主持人之外，还有宁业富、冯日升、王献芝、黄春林、谢伯寿等。先由叶信芳传达南路特委关于在南路全境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动员，时间紧迫，距离特委指定的起义时间，春节前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1945年2月7日）午夜零时，只有20多天了。

过了两三天，又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起义攻击目标和组织三支队伍分别进攻5个据点。由茅坡、平马、沙江、那白岭、大麓冲、苏村水、高基埭、六流水等处的起义群众组成第一队，攻击国民党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后方办事处设在苏村水的朴子坪和伏羲寺两个据点，张书坚负责指挥；由北河坡、小江圩、垌心村、麓表湖、地突尾、大路底一带起义人员组成第二队，攻击驻在小江南面四姓宗祠的自卫中队，由宁业富负责指挥；以党组织

掌握的马长田自卫队为主，发动马长田一带群众组成第三队，攻击小江镇公所，由王献芝指挥；由陈德斌、吴文标率领高基、六流起义队伍，攻打驻长塘山宋靖周宗祠的合浦盐警队；由冯日升率领沙江起义部分队伍和云坊水队伍在马路坡山上警戒，准备阻击增援的敌人。决定之后，各队负责人回去研究筹集武器和制订具体作战计划，准备行动。2月7日上午，最后一次碰头，各队汇报准备情况，宣布了联络口号、符号和起义后的集结点等等。散会后，大家立即回去组织晚上的行动，起义的计划就要实现了，大家十分兴奋。

2月7日，天还没全黑，沙江一带起义群众200余人、100多支枪就陆续集中。整好队伍后，张书坚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讲明抗日锄奸的道理，当他提出“打倒夏秀峰，活捉大种狗！”的口号时，群情激昂，大家表示热烈拥护。因为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的分监夏秀峰和小江的恶霸地主宋寿伯（绰号“大种狗”）互相勾结，抓丁抽税，大发国难财，把老百姓害得苦极了，沙江一带的青壮年怕被抓丁，不敢趁圩，甚至常年躲在山上，不敢回家。现在听说要“打倒夏秀峰，活捉大种狗”，埋藏在心头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整个队伍都沸腾了，大家歃血盟誓后，立即向苏村水的朴子坪进发。

夜11时左右，起义队伍把朴子坪团团围住之后，苏村保长提着一盏马灯，在后面跟着的突击队到朴子坪叫门，驻在对面的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后方办事处的一个排觉得情况有点反常，有几个士兵拿起武器，做了戒备，盘问一番，但见是苏村水的保长和保队副谢伯寿率领的保队，又听说是来和他们商量联合行动去缉私捉烟土帮的，就信以为真，拉开了拖枕（木柱拖门）。谢伯寿、黄金兰、冯明、古十等几个人进去以后，一轮射击就打死3个士兵，谢伯寿缴得1支驳壳枪，其他人也缴到了两支粤造七九枪。他们正要冲进东面的楼房时，被楼房里和西面平房的士兵用火封锁了走廊。接着，楼上的士兵扔下一颗颗手榴弹，突击队无法隐蔽，被迫退出，守门的宋二乘机把拖枕关了。

张书坚见正面攻不下，立即组织队伍从西面进攻，队伍以勇猛迅速的动作打开西面平房的窗户，攻入了西侧几间平房，对方退守东侧那座坚固的楼房，用步枪和手榴弹封锁了能够接近楼房的所有空地和走廊。张书坚见一时难以攻下，便指挥队伍一面包围封锁，一面组织力量在后山把木柴推下楼房后面，准备用火攻，许多人都投入搜集、搬运和堆放柴火的行动。那天晚上细雨纷飞，天气很冷，也特别黑暗，对方很难看到起义人员，只是不时盲目地打枪，扔手榴弹，枪声逐渐沉寂下来。

在攻入西侧平房以后，张书坚命令沙江部分队伍集中，派冯世铨（晚吒）、冯懋兴、冯大仙带队进攻离朴子坪四五里的伏羲寺（寺内驻有三十五集团军一个班），队伍到时已是深夜一点左右了。他们按预定计划，找到了住在附近村庄的一名香公（寺庙烧香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有院子大门的锁匙。大门打开后，冯世铨、冯懋兴带着突击队一齐冲进寺庙内，大家喝令：“缴枪！”“缴枪！”，一个班的兵很快就解决了。有一个士兵在慌乱中溜出大门，冲到围墙边正在爬墙逃命，被在外面包围的战士开枪打死，尸体就伏在矮矮的围墙

上。

在打扫战场时，意外发现俘虏中有一个 10 多岁的小孩，原来他是夏秀峰的儿子，正巧那天他跟士兵到伏羲寺来玩，因天黑了就留宿在寺内，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冯世铨等押着俘虏到朴子坪向张书坚报告情况，张书坚听后，派几个人向夏秀峰部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提出只要缴枪投降，就保证他们的安全，夏秀峰儿子呼唤妈妈的哭声也传到楼上。那时天色已亮，周围山上山下围满了人，参战助威的近千人，喊杀声此伏彼起，震撼着苏村水。

经过几番喊话催促之后，对方从楼上的窗口挂出白旗，然后一个个举手走出门口投降，夏秀峰的老婆也出来了，哭丧着脸，频频求饶，恳求保她们母子的性命。

张书坚一面命令把俘虏押走，一面布置打扫战场。计共缴获长短枪 40 多支，子弹、手榴弹数 10 箱，还有大批军用物资和一大担医药器械。起义队伍到达茅坡时，张书坚叫冯彪再次检查和释放俘虏，在那个副官身上搜到一支小小的左轮枪。

战斗结束后，队伍浩浩荡荡开回沙江，王文崑、高芳颐领导的后方支援队，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队伍，在小江圩潘屋后背山警戒的冯日升等人也回到了沙江。

2 月 7 日下午，在北河坡村，宁业富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宴请自卫中队的分队长李国禎。5 时左右，驻在北河坡村对面四姓宗祠的自卫队李分队长也带着特务长来了（中队长不在家，李分队长实际上就是这个中队的指挥官）。大家寒暄一番之后，便入席开宴。隆冬腊月，细雨纷飞，外面天寒地冻，柴房内却饮得热火朝天，各人你一盅，我一碗，都集中向李分队长和特务长敬酒。这位李分队长在小江以嗜酒出名，有请必到，几乎一日三餐都泡在酒里，他听宁业富说当时有缉获烟土帮的可能，就更加酒兴十足，开怀畅饮，不久就有七八分醉意，对宁业富说：“只要生意一到（烟土帮），世侄你不论白天黑夜，随时可以直接找我，我已命令哨兵不得阻拦，这件事就算说好了。”

豪饮至 7 点左右，李分队长已经醉醺醺，语无伦次，糊里糊涂，任由摆布了。酒醉肉饱，大家都没有多大兴趣再吃，只好散席了。告别时，有人提议黄福隆和刘信汉回家时，拐个弯顺便把李分队长和特务长送回营房。他俩扶着一个踉踉跄跄的醉鬼，慢慢地回到四姓宗祠，分队长倒还记得叮嘱带哨的班长，招呼客人喝茶和烤火，他们两人被扶入队长室睡大觉去了。

送走李国禎之后，宁业富等人马上在北河坡村集合起义队伍进行动员，作了包围攻击自卫队的部署，并规定了联络符号之后，已经到夜里 10 点钟了。本来约定，要等马长田进攻小江镇公所的队伍到来后，一齐开展攻击的，但等了很久还不见马长田的队伍到来。不久，听到在小江北攻击苏村水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后方办事处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唯恐被自卫队发觉，只好提前行动，发动对自卫队的攻击，起义队伍分几路包围了四姓宗祠。布置妥当后，宁业富和宁章毅便大摇大摆走进中队部，哨兵知道是宁业富来时，不加

盘问就让他们两个进去。正在里面烤火的黄福隆和刘信汉看见宁业富他们一到，便站起来表示欢迎。

当宁业富在火堆点着浇满煤油的几个纸球抛向三间厅堂时，黄福隆、刘信汉、宁业富、宁章毅一齐拔出手枪，喝令睡在三个大厅和两间小房的自卫队缴枪，门口的哨兵不知朝哪里打了一枪，便弃枪逃跑，被从外面冲进来的队伍打了几枪，其中两枪打中这个哨兵，他带伤逃走了。黄春林、吕锋、宁业贵、宁章盛、宁业华、陈六哥、黄强、黄雄根、黄二十四、陈家桂、陈保三等 20 多人立即冲进厅内，一下子就把这个自卫队全部缴械，胜利结束了战斗。对俘虏作简短的教育后释放了，那时已是晚上 11 点多钟。接着，队伍开去麓表湖后背岭隐蔽起来，第二天晚上便往沙江水和攻打三十五集团军分监部后方办事处的队伍胜利会师。

小江起义，全歼 3 个据点之敌而起义队伍无一伤亡。

但是，攻击国民党小江镇公所的马长田队伍，没有按计划打下，给全局造成较大的困难。

龙门方面由谭家驹带领二三十人包围龙门乡公所时，被对方发觉，双方对打一阵之后，队伍撤退。后来，谭家驹带领 10 多人加入小江队伍。

1945 年农历正月初，小江起义队伍在沙江水整编为一个中队 100 多人，张书坚任中队长，叶信芳任指导员。

小江起义不久，1945 年农历大年初一（即 1945 年 2 月 13 日），国民党合浦县自卫队纠集小江镇自卫队“进剿”革命村庄苏村水。正在沙江水附近活动的小江中队闻讯立即出击，队伍到达大朗桥头时，见到这股自卫队在归途中，小江队立即发起攻击，把自卫队打得狼狈不堪，仓皇溃退，小江队直追赶到数里之外的西塘一带。

几天后，奉上级命令，小江中队开往马兰，开仓济贫，准备迎接南路主力。因马兰乡公所已被合浦白石水起义部队打下，并已开仓分粮数日，自卫队早已逃遁，小江队继续开仓济贫，群众纷纷挑粮回家。

阮明传达特委起义决定时，曾派人通知寨圩党组织负责人劳锦作好起义的准备。劳锦即动员五六十人的武装住在六鹤村待命。春节时，起义指挥部又通知，待南部的武装北上进入寨圩境内时才配合行动，后因部分队伍到福旺受阻折回小江，指挥部再派人告知情况，让队伍分散回原地隐蔽等待时机，因而没有举行起义和公开的武装行动。

西场武装起义

西场党组织从 1938 年开始，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种运动，深入农村建党，党在农村有深厚的基础。反汪请愿运动后，一些领导骨干曾一度调出外地，1944 年前后又陆续调回西场活动。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早有武装抗日的思想准备。在农村布置有秘密交通联络站；开设“天和庄”，利用经商来掩护西场党负责人的活动；派遣党员骨干打

进国民党西场镇自卫队、保队和警察所掌握的武装。1944年12月，阮明未及时向西场党组织传达起义决定，没有赶上在1945年2月初起义。南康、白石水（大成）、小江和灵山的武装起义，震惊了国民党顽固派，他们对其余地区都严加防范，那时西场圩上的四周都有闸门，由自卫队和保队日夜轮流防守。当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挺进合浦，并开始组建第三支队时，保一团跟踪追击，广东省第八区专署和合浦县政府所辖的反动部队也倾巢而出进行“清剿”，合浦斗争形势起了新的变化，西场起义变得复杂起来。

1945年2月中旬，党组织派交通员张启泰到西场，通知西场区党组织负责人包恭前往马栏接受任务。张于2月14日午夜到达西场镇，他刚爬进木闸时，即被自卫队和第八保保队捉住，他分辩说是同天和庄联系做生意的，但自卫队却不容他申辩，将他绑了，恰好被共产党组织派进保队任队副的党员詹日佳发觉，多方为张辩护，张才获释。张去到天和庄，向包恭传达了中共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阮明的指示，包恭即化装成商人，雇了一乘轿出发。2月18日下午，包恭到达马栏，适逢南路二支队和合浦起义部队在那里开仓分粮给贫苦群众，他先后见到了小江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张书坚、二支队队长黄景文。张、黄二人均向他传达了特委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张书坚还传达了阮明布置的关于西场起义的有关事宜，要求西场党组织尽快动员群众，举行起义，夺取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武器装备，组成一个抗日游击大队，配合全局斗争。

2月22日左右，包恭一回到西场，就同王克、黄模在九指囊村叶崇业家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分析了敌情，作出了起义的决定：由王克负责起义的指挥工作，军事教练庞殿勋协助，包恭和黄模负责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起义的主攻目标是西场自卫队、西场警察所、西场镇公所和反动头目陈南的家。全区50多名党员一律要参加起义，秘密发动群众，多方筹集枪支弹药。会后，他们向党员骨干庞殿勋、温国成（温科）、王禄安等和一些进步分子进行传达部署，由他们分头工作，逐个串联党员和进步群众，并由原在自卫队当兵的叶崇业作内应。

数天后，包恭、王克和黄模三人又在黄模家的楼上召开第二次会议，研究了起义的行动方案，并进行具体部署：①驻天后宫的自卫中队七八十人，士兵大多数出身穷苦，而且除少数班排长外，绝大部分都是被迫或被雇来轮班值勤的，没有多大战斗力。针对这一情况，决定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全歼该中队。②决定由黄模用智取的办法，夺取西场警察所的全部武器。③西场镇公所设在东头街的文武庙内，有乡警一个班，近10支枪。乡警多为年老体衰者，并无多大战斗力，决定由温国成等人借机先混入庙内，再由王禄安等人以押解“征兵”为名从外面配合，解决敌人的这个班。另外，根据镇长陈耀球平日很少在镇公所的情况，决定派吴华英等跟踪监视，相机行事。④兵痞出身的陈南，是西场地区的反动头子，他平时深居简出，其家房屋坚固，前后有碉堡，且有武装守卫。据此，决定从他的佃户中挑选两名熟悉武艺的进步群众，佯装送圆蹄给他，乘机把他擒住，逼他缴械投

降。⑤为了确保起义后队伍及时、安全撤退，决定由洪季铨带领已为党掌握的白沙头保队，占领通道、退路，接应起义队伍。

同时，根据前一段秘密发动群众的情况，会议还决定再派一批党员深入西场圩镇附近，动员进步群众参加起义，增强起义力量，加速做好准备工作。并安排党员吴际堂、詹日佳搜集情报，了解情况。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至3月上旬，西场党组织共动员了80多人的起义队伍，筹集了各种枪四五十支和一些必要的物资。当时，陈南和陈耀球已略有察觉，追查组织起义负责人的去向下落。于是，党组织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决定提早行动，定于3月12日（农历正月二十八）利用西场群众习惯于“做平安”（迷信活动）的机会，举行起义，起义的指挥部设在西头街包恭家里。

3月11日傍晚，包恭、王克集中在起义指挥部里，向各个战斗小组及各支队伍的负责人逐个部署战斗任务，并宣布：12日下午4时半正式起义，以石起家不见母猪为名请人沿街鸣锣寻找（西场向来有这习惯）作为预备信号，然后又以鸣炮为行动信号。部署停当，已是12日凌晨了，各支队伍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

负责攻击西场自卫队的队伍，分别由庞殿勋、秦远朝率领。

12日下午3点多钟，秦远朝与秦远全、秦广等人来到天后宫门前的打铁铺，以约铁匠打锄头为名，守候在那里。听到预备信号后，庞殿勋、黄人任、莫良泽等10多人，怀揣手枪，三三两两地来到天后宫后门附近的学校壁报栏前，装作若无其事地看壁报；肩负内应任务的叶崇业乘自卫队开饭之机，打开了后门门锁。攻击自卫中队的各路队伍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行动信号。

下午4时左右，有人沿街打锣高声喊道：“各位乡里，石起家不见一头猪，知音报信者，酬谢花红银10元。”这时，各支队伍已陆续进入指定位置，只等指挥发出战斗信号。

4时半，包恭、王克在指挥鸣炮后，还不见天后宫方面有动静，他俩估计可能是队伍未听到炮响，便立即分头通知各支队伍迅速行动。

庞殿勋接到王克的通知，马上从怀里掏出驳壳枪，领着突击队员向自卫队驻地后门冲去，他一脚踢开后门，随着一排急促的枪声，队员们蜂拥而入，“缴枪不杀！”“我们是抗日游击队！”的喊声响彻敌营。守候在前门附近的秦远朝等人听到枪声，像离弦的箭似的冲向自卫队卫兵，拦腰一抱，缴了他的枪，在前门口赌钱的自卫队士兵见状，慌忙往回跑，秦远朝等人又往里冲。这时，叶崇业和事先与内部联络好的吴才、吴能守住枪架，大喊一声：“不准动！”在屋里的自卫队士兵顿时乱作一团，有的甚至慌忙躲进床底，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起义人员很快就缴获了七八十支枪和一批弹药。

自卫队的部分士兵惊醒过来后，看见是王克、庞殿勋、叶崇业等当年青抗会的骨干带领队伍起义，便猜测到一定是共产党领导的，因而纷纷要求参加起义队伍，庞殿勋从中挑选了欧庆亮等20多人，其余的经过教育后予以释放。

同一天清晨，打入警察所的黄模按计划把大部分警察支使下乡催收税款去了，他则以上峰要检查武器装备为由，除留一支枪站岗外，把其他的12支步枪和1支手枪集中锁了起来，并派亲信警察董巨棠看守着。

行动时，陈录纪按包恭的命令，悄然来到警察所门前，突然拔出驳壳枪对着站岗的警察，大喊一声：“不许动，缴枪！”那个警察乖乖地缴枪投降了。黄模从里面走出来告诉陈录纪，警察所的全部枪弹已经到手了。陈录纪守住警察所大门，等候后续队伍到来。这时，该所书记员吴次基从外面拼命地往回跑，一边跑一边喊：“你们这些人想驳乱（造反）啦！”他临近门口时，陈录纪命令他站住，他不听，继续往回跑，企图回警察所拿枪抵抗，被陈录纪一枪击毙。

不一会，洪季铨率领一支队伍来到了，队员们兴高采烈地扛起缴获的枪支子弹，撤离警察所。

擒拿镇长陈耀球和攻打镇公所的战斗同时进行。

在起义行动时，镇长陈耀球正在街上一间五金修理店里修理他的左轮手枪，他一闻枪声，立即拿起手枪，转身就走，吴华英跟着他，想等其他人上来后才动手。陈耀球预感不妙，总想溜掉，刚走到街道转弯处，便撒腿狂奔，吴华英一急，举枪就打，但枪未打响，陈耀球已跑掉了。

在起义行动前，温国成借口帮助其胞弟领头“做平安”，同裴礼祥一起来到镇公所所在地文武庙。攻击自卫中队的战斗打响后，有个乡警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共产党打来啦！”一面说一面关了大门。温国成急中生智，对那个乡警说：“哪里有什么共产党？是西头街那边‘做平安’散符烧炮响，你怕什么呢？”并一语双关地说：“如果真是共产党打来了，你关起门就顶得住吗？”乡警听了也觉得在理，又重新打开大门。温、裴二人还不见外面队伍到来，心急如焚，他俩想出去打听一下外面的情况，谁知刚出到门口，右侧陈南据点上就打起枪来。原来，陈南察觉事变，指挥其家丁死守碉堡，不断向街上打枪，但温、裴无处可隐蔽，被迫还击。

这时，王禄安率领的假装押解“征兵”的队伍才从西面开过来，但已经晚了一步，镇公所的乡警关了门，负隅顽抗。起义队伍受到乡警正面和右侧火力的威胁，但这时自卫中队已被解决。包恭、王克、庞殿勋等亲自到未解决的乡公所附近观察，觉得主要目标业已达到，新队伍不宜硬打下去，便下令撤退。

起义队伍撤退时，沿街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说明武装起义的目的在于组织游击队，抗日锄奸，保卫家乡，受到群众的赞许。

西场起义，俘敌70多人，毙敌1人，缴枪80余支和子弹一批，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树起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鲜明旗帜。

起义成功后，队伍连夜撤到东坡。东坡、西坡一带附近的村庄，过去有群众基础，受

过党的深刻影响，不少人要求参加队伍。队伍整编时有 100 多人，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支队西场大队”，王克任大队长，庞殿勋任副大队长，包恭任政委，黄模任副政委，王益任教官，裴风芝任医官。下设三个中队，分别由王禄安、洪季铨、李甫思任中队长，叶崇业、温国成等任副中队长。起义前一天，县领导派交通员带伍朝汉来参加起义，并指定其负责大队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大队成立后第三天，队伍开往白泥坎山区，准备发展山区作为活动的据点。同时，为了监视敌情和宣传发动群众，从西坡岭和东坡岭往沙岗方向各派出一个排活动，大队部和两个多中队开到沙窝村住下。沙窝村有 20 多户人家，在半山坡上，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视周围来敌，为了谨慎起见，在村前隘口山坡上放一个排哨。上午时分，国民党自卫队陈德佑部跟踪追来，放哨的排长王瑚远缺乏战斗经验，被陈德佑部摸到跟前才发觉，匆忙应战，王瑚远当场牺牲，队员裴贤文、洪达彰两人被捕，押解至廉州杀害。陈德佑部占据村前隘口，架起机枪向起义部队驻地猛烈扫射。起义队伍在大队几个负责人的指挥下，边抵抗边撤出山头向自卫队还击，分两批轮流掩护撤退。战斗后，部分队员走散，经过分头收容，重新组编，恢复了 30 多人的队伍，继续在西场北部山区和村庄活动 10 多天。

随后，王克和包恭带领西场部队 30 多人，经过乌家北上，过升平到文利村附近，与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西征部队会合一起活动。

第二节 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

南路抗日解放军主力挺进合浦

正当合灵地区相继举行武装起义时，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主力二支队 800 多人，在参谋长李筱峰与支队长黄景文的率领下，向合浦白石水地区挺进。该支队下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领导洪荣、沈潜；第二大队领导郑世英、王平；第三大队领导练炳强；第四大队领导黄飞。在途经石蛹时，解除了国民党河防大队税警排的武装，1945 年 2 月 11 日，在白石水金街与合浦大队胜利会师。中共南路特委将钦廉四属的起义队伍编为第三支队，任命张世聪为三支队长兼政委。张世聪到达金街时，老百姓十分高兴，奔走相告。

第二支队到金街时已是傍晚，由于不知是什么人，群众对突如其来的队伍感到害怕，青壮年人赶快躲开，留在家中的老少也不敢接近部队。这时，张世聪亲自出面做群众工作，说明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上了年纪的群众见到盼望已久的张二叔（张世聪）回来，喜出望外，乡亲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一下子传遍各村。原先逃避上山的青壮年也陆续回来了，顿时，整个山村都沸腾起来，热闹非凡。在金街的部队立即派人去六罗水向合浦大队领导报告这一特大喜讯，大家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无不感到高兴，对起义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鼓舞。大队领导马上派赖茂臣回去联系，随即率队伍返回金街与第二支队会师。

2月12日年三十晚（除夕），当时阮明去灵山检查工作尚未回来，由大队负责人到司令部驻地井田麓，向李筱峰、黄景文、张世聪等领导汇报合浦武装起义情况。为了便于指挥作战，领导研究决定成立前线作战指挥部，由黄景文、张世聪分别担任正副指挥，统率整个部队的作战行动。指挥部下设民运科、宣传科、组织科，由张进煊、梁标、罗明分别任各科科长。同时对部分队伍进行整编，将第二支队第三大队的马俊英、陆之钦两个中队与合浦大队的黄家祚中队编为黄河大队，归第三支队建制，黄飞任大队长，陈任华、陈明景任政委。合浦大队的其他人员分别编入政工队、学生队和司令部的警卫队。由于钦廉四属各县武装分散各地活动，且战斗频繁，因而没有集中统一编队和向下宣布第三支队的正式成立，四属起义队伍曾以“合浦支队”的番号进行活动。

除夕之夜，金街小学球场上召开了盛大的胜利会师和军民联欢会。会上宣布前线指挥部成立和组成人员名单，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以示拥护。当晚，附近农村的群众，甚至相隔二三十里的张黄、旧州、谷埠等地的乡亲，都赶来参加，祝贺远道而来的第二支队和合浦大队这两支革命队伍的亲密会合，祝贺期望已久的张二叔归来。联欢会开至深夜，散会后乡亲们还探望和慰问子弟兵，依依不舍，不愿离去。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当地送旧迎新的气氛很浓，虽然贫穷山村百姓没有多少物品过年，但乡亲们却要让部队的亲人分享春节的欢乐，宁可自己少吃一些，也要送点东西给部队过年，表达自己的心意。大年初一早上，读坡村的黄福贤等人献出大猪两头，张世聪家人和许多乡亲，扛来猪羊、三鸟、糯米粽、车头饼之类食品，向部队指战员拜年，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祈望部队多打胜仗。部队已于除夕前为驻地群众挑水扫地，把村前村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军民关系十分融洽。在革命传统的感染下，当地民兵和基本群众纷纷要求加入部队，使黄家祚中队由原来的六七十人，扩大到100多人，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在此期间，二支队支队长黄景文派朱菊清去灵山县的钟灵联系灵山部队，途经平旺村附近被反动头子黄伍常逮捕，反动派对他施用酷刑，朱菊清坚持革命气节，大义凛然，壮烈牺牲。

在南路主力挺进合浦时，广东省保安一团尾追而来，驻扎在张黄。广东八区专员张国元组建所谓的“肃奸委员会”，责令各级政府成立“剿匪委员会”或“联防委员会”，加强镇压人民抗日力量。合浦县县长丘桂兴率领县自卫大队的两个中队与保一团汇合于张黄。2月15日，顽军1000多人向金街扑来，南路主力军奋起还击，中队长廖尚智和刘炳如、赖桂廷阵亡，10多名战士被俘，惨遭杀害，顽军副大队长钟喜亨等被打伤。战后，主力部队随即转移到六罗垌。

2月17日，李筱峰、张世聪率领黄河大队攻克多蕉、旧州乡公所，破仓分粮。同日，黄景文率二支队主力返金街袭击顽军，在石古岭大书房、塘利坳等处同时发起攻击，迫使顽军龟缩屋内。20日，顽军被迫从金街撤走，溜回张黄。主力部队挥师北上，连克马兰、

龙门乡公所，与小江中队、灵山大队汇合，向小江云坊水挺进，在罗曼寺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军事行动计划。次日开赴苏村水，将二支队的马如杰中队和小江、龙门中队整编为小江大队，属三支建制，练炳强任大队长，叶信芳任政委，下辖冯日升、黄金兰、马如杰三个中队。灵山大队改为珠江大队，郑世英任大队长，陈铭金任政委。接着，二支队洪荣大队与小江大队配合，攻克中山、福旺乡公所，开仓济贫。

在主力部队北上后，顽军保一团和保警六大队继续对白石水根据地“扫荡”，遭到革命民兵阻击。3月8日，顽军包围符竹径村，用迫击炮、重机枪轮番轰击、扫射，该村民兵队长包德香和共产党员张广生率领民兵坚决迎击，毙伤顽军10余人。打了两天，保长包乾初假意求和，有人开门让顽军进村，顽军进村后抓去民兵与群众近40人，囚禁于县城监狱，包德香、张广生等被杀害，农民包家荣、吴阿九等被囚禁致死。

3月中旬，珠江大队回师灵南，与灵南中队汇合，连克升平、伯劳，开仓分粮。3月23日，在伯劳邓洋的灵山县后备二大队何祝三部被珠江大队围困，一五五师四六五团来援，珠江大队撤退。此时，国民党八区专员张国元与八区保安副司令陈国勋等到达张黄，亲自指挥对珠江大队的进攻。

3月24日下午，珠江大队到达谷埠。为了坚持灵山的武装斗争，珠江大队一分为二：重组灵山大队，李世益任大队长，陈铭金任政委，率领大队开返灵山活动；原珠江大队仍由郑世英负责，随主力行动。

部队在谷埠时，原准备当晚渡过武利江，返回白石水地区。先派洪荣率领一个中队在武利江东岸的黄羌坪警戒。当晚11时，顽军四六五团庞观英营伙同保一团分路向驻黄羌坪部队进攻。部队背水作战，处于不利地势，便沿水车陂渡江西撤。江上的水车陂中间通水处原有活动便桥，因夜深天黑，看不到便桥已被江上航行的民船拉开，大队长洪荣等28人在过江时溺水牺牲。洪荣是遂溪人，老马起义时的主要军事骨干，英勇善战，牺牲时年仅29岁。

洪荣大队在谷埠受挫后，移师升平，计划开辟西场、钦东地区。顽军跟踪追击，合、钦反动团队分别堵截，武利江东岸被沿江封锁。李筱峰、黄景文、张世聪等商议，认为要跳出顽军包围圈，决定张世聪率黄河大队及合灵各地部队返原地坚持战斗，二支队准备东撤。从4月上旬起，李筱峰率二支队部分队伍与合灵部分队伍经钟灵、六罗垌、云坊水、马子嶂等地回师雷州敌后；黄景文率二支队原第一、第二大队的部分队伍，与西场队伍乘船至北海郊区白虎头登陆，经南康白沙头过海，经乌芝麻、马子嶂等地也撤回雷州敌后。

南路主力支队进军合灵，前后历时两个多月，对于刚刚组建起来的合灵起义队伍，是及时、有力的支持，在数倍、数十倍于南路主力的顽军的围攻下，能回师雷州敌后，在合灵边地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以后合灵人民武装队伍的长期坚持战斗起着重要作用。

阮明、张世聪相继牺牲

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武装起义总指挥阮明，在金街编组合浦大队后，1945年2月11日到灵山钟灵乡白鸠埠村，见到张家保，知道灵山起义队伍已撤退至司练，即通知灵山队伍转移钟灵。13日，他偕同已怀孕数月的妻子杜振蓉返回大成，途经武利时，在陈依村附近被当地保长拘捕后押解至武利区公所，次日转解灵山县城囚禁。在监狱里，阮明夫妇向难友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道理。在审判台上，他们面对国民党灵山县县长陈公佩的审讯，大义凛然，驳得陈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为了保卫革命利益，他们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严守党的秘密。19日深夜，国民党顽固派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于灵山城郊仙龙亭附近秘密杀害了阮明、杜振蓉夫妇。阮明的牺牲，是钦廉四属党组织的重大损失，也是武装起义的重大损失，起义人员得悉这一噩耗后，心情十分悲痛，更激发了对反动势力的无比仇恨，决心战斗到底。

阮明牺牲后，谭俊奉命前往特委汇报，特委除对斗争作了部署，还给部队支援一批药品，任命张世聪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谭俊为合浦县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

李筱峰、黄景文率领二支主力回师雷州后，张世聪率领黄河大队继续以白石水区为中心坚持战斗。部署邓业兢、梁干等回灵山协助陈铭金工作，从灵南中队抽调岑焕祥返回合浦县城附近，恢复与廉城党员的联系，以加强县城工作和对廉城动态的了解。

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白石水地区进行“扫荡”，对部队活动的中心地带实行“驻剿”。采取“分割合围”的办法，断绝白石水地区与其他革命地区的联系，对根据地的民兵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实行“三光”政策，到处奸淫掳掠，残杀村民，焚烧房舍，不少革命村庄只剩断墙残壁，变成一片废墟和无人区。他们强迫村民并村围闸，强化保甲制度，户户联保，村村联防，悬赏缉拿白石水区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强迫群众出钱出粮出人组建保队，广设关卡，日夜站岗放哨，不准群众带粮出闸，堵截群众对革命部队的支援；还驱赶群众砍林烧山，把连绵不断的大片茂林变成光秃秃的荒山，妄图使革命部队没有藏身之地。更为阴险毒辣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派出便衣暗探，欺骗诱杀群众。4月4日，国民党反动派化装冒充张二叔部队的人员，到柴头坪村诱杀革命群众8人，伤1人，制造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上述的残暴手段，使革命部队的活动和发展遇到很大的困难，人民群众也蒙受惨重损失。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阻止不了革命队伍的存在和发展，也割断不了共产党同群众的鱼水关系，这是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顽军四六五团二营由反动保长王夺华带路，从大成开来追击张世聪部队。由于大成一带的顽军活动十分猖獗，5月5日晚，张世聪派赖作亮率一个班前往大成，骚扰、牵制顽

军，午夜到达太成时，顽军已离开，故未遇上。5月6日凌晨，张世聪率领队伍转移到大窝山附近山头露宿，早餐后，据报发现敌情。当时黄河大队由陆之钦、马俊英率领的两个中队已开往山岐岭一带，警戒平山坡（顽军四六五团驻地）方向之敌，司令部只留下第七中队警卫。由于非战斗人员多，而第七中队仅40人左右，战斗队伍人少，不利于作战，本应迅速转移，远离顽军，但张世聪认为：既然顽军找上门来，就跟他们打山林战，打了胜仗再转移。张世聪鼓励大家发扬勇敢战斗精神，努力杀敌。队伍转移进入大窝山的山壑中，分组散开隐蔽。大窝山杂草丛生，长满了过人高的扫杆草和蕨类植物，即便近在咫尺也看不到对面的人。当时，正是暮春三月，连日阴雨，近百人的队伍转移，在道路田埂上留下了明显的足迹。

顽军到达大窝山附近，发现被张世聪队伍踩踏过的泥泞的道路，就沿着这条道路登上了大窝山头。山顶和山脊两侧均为顽军所占据，张世聪队伍陷入了敌军包围之中。开始，顽军没有发现张世聪部，便使用火力侦察，乱枪扫射。张世聪部沉着应付，在没有发现目标前，不随便开枪。顽军居高临下，连续用机枪向茂密的丛草处扫射，然后驱使士兵横向排列白下而上进行搜索。张世聪队伍匍匐在杂草丛中，密切监视对方动静。当顽军搜索到离张世聪队伍几尺远时，双方激战，战斗从早上持续到下午，顽军损失很大。

5月6日，在激烈的战斗中，张世聪不幸牺牲。一部分队伍冲出了重围，谭俊和陈明景等是在击毙搜到面前的顽军后，才突围脱险的。顽军被开枪击毙后，山头上的枪炮声伴随着枪炮弹密集地向谭俊陈明景所部倾泻而来，谭、陈所部猛向山下冲去，冲出了顽军的包围圈，谭俊在往山下突围时，胸部被石头撞伤。突围的队伍沿着山脚下的小路绕过几座大山，转移到另外的山林茂密处暂时掩蔽起来。

太阳快下山时，枪声已沉寂下来，谭、陈派人去树头塘村了解情况，刚好叶梓才也从大窝山突围出来，叶梓才把张世聪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情况向谭俊和陈明景作了汇报。谭、陈两位领导当时考虑到张世聪的崇高威望，如果他牺牲的消息传出去会影响到全局，所以指示：对任何人都不要告知张世聪已牺牲的消息，对外绝对保密。谭俊和陈明景连夜赶到大窝山脚下，一是收集失散的战士，二是给他们送饭，三是寻找张世聪等的遗体。部队派叶梓才、朱香廷上山搜寻，第二天天亮后，找到了张世聪的遗体，他全身三处中弹，显然是被机枪密集扫射牺牲的。他俩掩埋了张世聪烈士的遗体，用石头放在脚下作标志，沉痛地告别。

在大窝山战斗中不幸牺牲的还有戴锡生等6人，支队宣传科长梁标等3人被捕，后英勇就义。

张世聪的不幸牺牲，是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尤其是钦廉四属武装斗争的又一重大损失。他牺牲后，当时反动派尚未发觉，为了不影晌士气、民心，为了不助长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谭俊与陈明景商量，对此要严加保密，特别交代少数知情的人员，如有人问及，就

说是返司令部汇报工作了，广大指战员和广大群众都深信不疑。所以，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世聪同志的光辉形象，仍然激励着革命队伍，鼓舞着群众继续坚持战斗。

张世聪牺牲后，谭俊到广州湾（湛江）向南路特委报告，特委任命谭俊为钦廉四属党组织联络员兼军事特派员。

合灵队伍西进受挫

南路主力回师雷州后，顽军对小江大队实施“扫荡”。1945年4月初，广东省保一团一大队、合浦县自卫第一大队以及小江镇自卫队等数百人，对小江地区的沙江水、云坊水、苏村水、大麓埭、高基埭、六流埭等根据地进行“驻剿”。5月18日，张国元又将其指挥所移至小江镇，亲自指挥，进行清乡“扫荡”。小江大队转移至博白边境，张又指派陈国勋会合博白县沙河清乡司令陈文中，发动反动武装1000多人，围攻小江大队。于是，小江大队西移至灵山东部佛子地区与灵山大队会合，此时，梁振威所部及灵南中队也聚集在大垌口。6月6日，张国元从小江转往灵山，亲自坐镇灵山县城，指挥对合灵队伍的“清剿”。

上述几支队伍由于与上级的联系暂时中断，汇合后，推举叶信芳为指挥，陈铭金为副指挥，各队领导体制不变。随后，负责人叶信芳、陈铭金、邓业兢、练炳强、黄文法、莫平凡、黄式高、李世益、梁振威等开会，研究今后活动计划。叶信芳提出，国民党有一个正规师来“扫荡”（事后查明没有），情况严重，队伍难以在当地坚持。当时卢文由钦县到小江联系，随小江队到灵山，叶信芳、陈铭金找他了解十万山的情况，叶信芳听后提出要转移到十万山去，这本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未查明敌情，分析形势，会议没有细致讨论便同意西进。

1945年6月5日（农历四月二十五），上述几支队伍近400人，从大垌口村向西出发，开始时晚上行军，经峨眉、白木等群众基础较好地区，行动较隐蔽。但因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加上夜行军，进度很慢，一个晚上只能走30华里左右（约15公里）。走了四五个晚上，第4、第5天分别进入了沙坪乡的旺屋垌和旧州乡赖屋村，第6天进入太平境内。太平是反动地主较集中的地方，太平的反动派已经察觉合灵队伍的动向，到处组织反动乡、保团队，设卡放哨、登山瞭望。6月11日在太平西北部，天亮后队伍未到达目的地，被迫白天急速行军，致使队伍行动暴露。12日到那线圩附近，太平反动乡队追来，张家保、钟载亮两人牺牲。苏显枢奋勇率灵南中队抢占一山头，用机枪压住对方火力，队伍才摆脱险境。队伍继续向西前进，一路上，仍然是后有追兵，前有反动团队堵截。直到那线以西被前堵侧击，战斗一天，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合灵队伍陷入反动武装的包围中。在这严峻的情况下，指挥部打算把部队拉回头，折回灵山。

第7天早上，队伍进入钦县境地那鼻村，准备在那里煮饭吃，那香反动武装追赶过来，部队只好放弃吃饭，又忍饿向西前进。队伍在行进途中，副政委岑嘉毅和战士劳鸣望、陈子光、陈福才因过度困倦，体力不支，在路边休息掉队，被那香玉屋村反动甲长带领的反动武装杀害了。部队到那香以南，发现东南大山上有了反动队伍，叶信芳又改变主意，决

定转往西北去灵西，途经百济乡境，一路战斗，战斗中牺牲了战士罗二子。

第8天天刚亮，部队进入那礼乡那礼村，因为已经饿了两天，卢文、王文法派人入村找熟人煮饭给部队，但是等候到中午12点钟还未有见送饭来。这时唯恐当地反动武装袭击，部队不敢再等下去，于是向南撤走。约走2公里，那礼乡和钦县新棠乡的追兵赶到，双方遭遇，激战到傍晚，符筑和林进2位战士不幸牺牲。3天没饭吃，全体指战员饥饿难抵，只好就地采摘树叶充饥，大家忍着疲劳、冒着狂风暴雨继续向南走。

第9天天亮时，队伍到达邕宁久平圩，久平圩前面有座雅王山，是部队的必经之路，本想在久平圩上煮饭吃，但考虑到雅王山高，如果被反动武装占领，部队就会被钳制，因此，大家忍饥挨饿，必须抢占山头。待到部队全部疲倦地登上了山头，钦县长滩反动武装便追了上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至中午，打退了反动武装，大家便松了一口气，虽然饥渴万分，但是，由于预先抢占了山头，居高临下，处于主动地位，反动武装才被打退。追兵被打退之后，大家就在山上寻觅可吃的植物和野果充饥。在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副大队长李世益借机下山找水喝携枪逃跑了，小江大队副大队长谢百寿也离队逃走。由于情况突变，合灵队伍迅速南撤。雅王山战斗后，傍晚下山集合队伍时，莫平凡及苏显枢各领一个队没有到位，失去联系。两支队伍各自摸黑向古窠岭方向走，叶信芳带领部队翻山越岭到了小董的古窠岭，这是灵山地境。

第10天，两队均进入钦县的新棠乡，莫平凡之队荫蔽在河阳山，苏显枢之队荫蔽在屯王山，两处山上都有密林便于荫蔽。苏显枢之队没有被反动武装发现。而莫平凡之队遇到反动武装跟踪，傍晚经过凿忠村附近被反动武装袭击，战斗相持20多分钟，摆脱反动武装的追击，队伍继续行军。当天，两支队伍在山上，已是5天没有吃过饭，全靠树叶野果充饥，晚上摸黑行军。

第11天，两队均在古窠岭的丛林掩蔽（莫平凡之队在山南，苏显枢之队在山北，互不知道）。这里近板城圩，卢文和叶信芳跟在苏显枢之队，他们通过卢文的关系找到六虾村的韦宣明和村里的地下党员，弄到一顿饭吃，当晚找到在那里的朱守刚，朱守刚和部队一起行动去灵山。莫平凡之队没有弄到饭吃，靠群众送来的生南瓜充饥。白天经过板城圩附近向灵山边境的九脉坳走，刚上坳顶，板城反动武装追赶过来，双方又是一场恶战，激战半天，莫队的李廷柏、谢雨燕两战士因饿极无力行走掉队，被俘遭杀害。队伍离开九脉坳向东行进，半夜时分通过了钦县青塘圩，绕过了陆屋镇的封锁线，进入灵山申安乡老区，这是第12天了。这时尽管大家又饥饿又疲劳，脚板又磨穿，千辛万苦，但终于脱了险，前程光明，大家十分高兴，忘记了一切疲劳和痛苦。到细江村，村上的群众引领他们到丛草覆盖的江边掩蔽，并送去久违的大米饭，这是饿了7天的一顿大米饭，大家吃得饱饱的，饭后精神十足，大家高兴地感谢老区人民的恩情。而苏显枢之队因为迷路，离板城不远，仍宿营高卓山附近的白花坳山上，再挨饿一天。

莫平凡之队在细江村附近隐藏休养2天后，受伤的队员把磨破的脚板用衣服包扎好再继续向150里远的咸水麓、大垌口老区前进。第13天拂晓，队伍到达灵山根据地钟灵乡回头岭、白鸠埠等村。可是，由于队伍西征，国民党反动武装对老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这些村庄已面目全非，到处一地瓦砾，很难找到一间完整的房屋，部队只好在山上隐藏。晚上离开钟灵经崩坎村北上坛圩，后到达咸水麓，克服重重困难，千辛万苦回到陆屋附近的坝基村老区休养3天，后来也回到咸水麓、大垌口老区，两支队伍终于在第16天会合在一起，结束了艰苦残酷的西征。

此次队伍西进16天行程800里，陷入反动地方武装、反动民团的包围之中，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牺牲11人，减员40%，遭受严重挫折。事实证明，当时敌情并没有所说的那么严重，可以不必离开原地区西进。西进路线也选得不对，陷入反动势力强大、语言不通、情况不明的困境。但这次西进的艰苦经历证明，这支革命队伍是经得起艰险考验的坚强的英雄队伍，有了这样的队伍，就有希望，就能在任何情况下打出新的局面。

6月22日，张国元从灵山转回白石水，吹嘘说共产党武装起义队伍已被“肃清”，并向其广东的主子以及南京的主子蒋介石报告邀功。然而，事实上人民武装队伍仍然坚持斗争。

坚持艰苦奋斗 巩固抗日根据地

大窝山战斗后，领导研究决定，起义主力队伍暂时撤离本地区，非战斗人员疏散到各地做秘密工作，只留下10个人组成一支武工队，在白石水区坚持斗争。这10个人是赖作亮、李通、赖华臣（九叔）、赖源金（五哥）、郭志文（小李）、黄池江、黄大哥、黄晚、老郑四、包家安，其中有5个人是党员。赖作亮是队长，李通（原为二支队四连指导员，因伤留下）任党支部书记，每人配长短枪各一支。领导布置该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密切联系群众，恢复和发展交通联络站，为主力部队再回来准备条件。那时，顽军重兵扫荡白石水地区，主要据点都有顽军驻扎，不断“反复搜剿”，分兵合围，突然围村，伪装武工队欺骗杀害群众，并村围栅，还到处组织反动保队，封锁卡路，砍光山林，无情地杀害嫌疑人员和接济武工队的群众，派特务到处侦察，派武装在道路伏击。武工队日夜住在山头上，一个晚上转移几个地方，经常挨饿受冷，没东西吃时甚至捉蝙蝠来吃（有的人吃了以后皮肤过敏，以后就不敢吃了）。用分散灵活的办法和群众联系，与群众约好暗号潜入围栅的村内，设法瓦解保队，还用剪断电线的办法引诱顽军士兵出来修理，予以消灭（曾打死2个顽军，缴获步枪2支），突击消灭出来的单个顽军士兵（曾打死1名班长，缴枪1支）。武工队开辟了外围地区，恢复了原有的交通站，建立了20多个新的交通联络站，逐渐扩大了队伍，后来发展到70多人，组成白石水中队。

苏显枢率领灵南中队在西进受挫回到灵山后，回师武利江两岸，坚持在合灵地区艰苦奋斗。队伍在武利江边的久客滩，擒获国民党特务2人，缴获美制手枪2支、美制收发报

机1台、钞票150万元以及物资一批，给处在困境中的队伍提供了给养和补充了武器（收发报机上交特委）。

西场副大队长庞殿勋率领的队伍，一直坚持战斗在合灵边境。

公馆白沙地区，在张书坚的领导下，白沙、龙颈、宏德、东风、山口、公馆、浪坡、上廉、香山、六湖等地的工作逐步恢复。一大批党员干部，如张进煊、周洪英、李成、廖世津、朱香廷、徐汝竑等，于大窝山战斗前后分别派回原地区开展工作。他们恢复了与各地群众的联系，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秘密游击小组，继续收集武器，建立武装工作队，并开辟了新的村庄和地区。

南康福成地区，李洵祥领导当地党员陈耀琪、王昌锐、蔡标、钟逢均、廖宝芳、姚善智等，坚持该地区工作，他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并通过陈耀琪同邓松联系，获得张国元的国民党广东八区专署的机密情报，以实际行动回击张国元的猖狂叫嚣。

随二支队转移到遂溪的合灵部队和主力部队一起开赴雷州半岛打击伪军和顽军。5月，南路特委决定加强抗日军队的建设，以巩固和扩大敌后根据地，将南路起义队伍整编为五个团，合灵队伍分别编入南路抗日解放军第一团（主力团）和第三团。灵山与西场东进的队伍编为第一团第一营第三连，全连100多人，许家骅任连长，王克任指导员；南康东进的队伍编为第三团莫营八连，全连50多人，从南康动员到安铺打入廉江伪警第二总队起义出来的一些人员也编入该连，黄谷任连长，徐永源、钟古先后任指导员。合灵东进队伍整编后，分别参加了由司令部统一部署的山家整训和新塘整训，大大提高了队伍的政治和军事整体素质。以后，这支队伍一直活跃在雷州半岛的敌后和前线，与当地的队伍一起，积极抗击日、伪军与顽军的进攻，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马俊英中队、陆之钦中队东撤受挫

二支队东撤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狂地“扫荡”白石水地区，成立“合浦县肃奸委员会”，纠集反动团队两三千人合围白石水、灵南地区。为了争取主动，黄飞带领马俊英和陆之钦两个中队在外围活动。

马、陆中队在黄飞的领导下，担负着牵制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在战斗中，马、陆中队把队伍分成若干个战斗小组，每组三五人，每天早上到交通要道伏击国民党顽军，一见顽军就打，声东击西，以少战多，顽军一直摸不清马、陆中队有多少人。后来顽军加紧清乡“扫荡”，紧缩包围圈，不断放火烧山，限令群众不准携带大米出村，断绝了部队的粮食给养。此后，部队晚上派人下山找粮食，但想尽了办法也找不到，常常一两天都没饭吃。并村后被监视的群众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在晚上把煮熟的饭弄出村，送上山给战士们吃，但这毕竟不是常有的事，且数量有限，部队没有粮食，只好吃野菜或山果充饥。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马、陆中队一直坚持战斗在白石水山区。

1945年5月6日，大窝山战斗后，马、陆中队处境更为险恶，常遭国民党顽固派重兵追击。马、陆中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吴（川）化（州）遂（溪）廉（江）人，对白石水山区民情和地形不熟悉，而过去他们活动在吴化遂廉地区时，群众基础较好，对民情、地形、方言各方面都较熟悉，对坚持斗争有利。因此，他们要求实行战略转移，撤回廉化地区。黄河大队政委陈任华因病到地方隐蔽治疗，黄河大队由大队长黄飞和政委陈明景领导。

马、陆中队提出东撤要求后，陈明景和黄飞商量，决定黄飞带七中队部分人员回山区坚持斗争，陈明景到西场找二支队队长黄景文汇报请示。陈明景到西场得知黄景文已撤回雷州，便赶回部队同马、陆中队领导人商议。马、陆中队负责人回顾了来合浦的战斗历程，分析了当时斗争的环境和条件，提出他们来时有近200人，现在只剩下70多人、50多支步枪和10多支手枪了。为了保存现有力量，要求转移，返回原地坚持斗争，黄飞和陈明景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当时考虑到东撤是相当困难的，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在没有和主力部队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如从陆路返遂溪，要通过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较强的地区，困难较大；而从海路直达遂溪路程较近，秘密地从海路撤返则较为安全，因此决定从海路撤返。两中队到达灵南沙帽岭后，召开中队骨干会议，讨论撤退的有关问题。会议由陈明景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马俊英、陆之钦、梁涛明、肖联明、苏坚、吴鸿信、叶宗琦、林天佳、陈增权等。首先决定把两个中队合编成一个中队以便于统一领导指挥，马俊英和陆之钦任正副中队长；肖联明和梁涛明任正副指导员；文化教员叶宗琦、林天佳和陈增强；司务长陈尚林；分队长吴鸿信；苏坚是司令部派来协助工作的。明确领导职责后，即确定撤退路线和登岸地点，从西场海滩上船沿北部湾海面至遂溪界炮，在界炮上岸，取道直至廉江新塘联防区。会后由陈明景带领马、陆中队到西场交给西场部队留下的人员负责安排转移。

5月25日下午天将黑时，马、陆中队由庞殿勋带到西场海边，登上了3艘早已准备好的船（1大2小），大船是1艘木帆渔船，作为指挥船，由苏坚指挥船队，天黑时起航。

由于船上人员多，开始时不注意节约用水，不久，淡水用完了，粮食也不足。船经合浦南边海面时，决定上岸取淡水，找粮食。恰逢退潮，船被搁浅了，大家感到不妙，不敢上岸取水取粮了，赶快把船推入深水，继续行驶，顺着潮水向大海驶去。船队驶入大海不久，遇到大西南风，船在海面上漂荡。这时，风大船颠，大多数人员都没有坐过海上行驶的船，在船舱里被颠簸得东摇西摆，开始晕船、呕吐，吃不下饭。这样在海上飘荡了两天，全体队员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指挥船又被强风打断桅杆，无法前进，在大海里抛锚。指挥船上人多，另外两条渔船又没法全部容载，只有另找船才能安全航行。不久，找到两条渔船，指挥船上的人分别上去，四条渔船继续向遂溪界炮方向航行。

在海上，因缺少淡水和粮食，生活困难，由于饥渴和晕船，很多人都昏昏沉沉，只有马俊英、肖联明、陈增权等精神稍好，可以走动。当晚即叫船夫打些鱼，捞些海带子（即

贻贝)煮来吃,为了维持生命,大家强咽下去。经过三天艰难的航行,四条小船终于开到了遂溪界炮海面。

在船没有靠岸时,队伍用望远镜向岸边山头瞭望,发现有很多人聚在山顶上,怀疑是敌人,不敢靠岸登陆。马俊英、肖联明等(同乘一船)商量决策。肖联明说:“这里万万不能登陆,因为情况不明,不能贸然上岸。”他主张改由廉江车板的龙头沙登岸。决定后,船队转往车板方向驶去。到了龙头沙近岸时,肖联明和几个人乘另一只小艇先上岸。他们刚上岸,就隐约发现有人在散开备战的样子,便急忙退回小艇,驶回报告敌情,退回时还听见岸上有几声枪响。界炮、龙头沙都登不了陆,该向何处去?大家已无主意。面临这一情况,有人建议驶向遂溪北潭,在北潭登陆。这时苏坚发表意见,他认为廉江海面登不了陆,不如改由合浦山口海面登陆,取道上廉江。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下,马俊英、陆之钦对北潭和山口两地情况均不了解,因为苏坚是合浦人,认为苏坚的意见可取,于是改由合浦山口登岸,船队又转向山口海面驶去。

折回途中,一路顺风,于当晚约八、九点驶到山口永安乡对达海面。船队靠岸后,部队进入海边一渔村,拟在村子里煮饭吃,待第二天天黑再行军。原计划封锁村子,不给走漏消息,但是,进村后有渔民出海,发现了部队,不能按计划行事,于是找来一个向导,请他带路连夜离开海边往山口方向行进。

部队被带到金花塘村时,天将亮了,决定封锁村子,做饭吃,休息一天,等到天黑时突过山口前往廉江县境内。

部队安顿下来后,派出岗哨,封锁村子。司务长陈尚林找来一些粟米和南瓜,在一群众家煮熟,大家吃一顿黄粟南瓜粥,准备吃罢好好睡一觉,养足精神,因为经过几天几夜的海上折磨,人人都很疲劳了,需要恢复精神和体力。谁知天亮时,哨兵发现一些人在村外走动,马上报告马俊英,领导宣布发现敌情后,大家慌忙丢开饭碗,一下子紧张起来,马、陆等知道已暴露,立即集中部队出发。

原来,金花塘村属合浦山口镇第四保,距山口镇只有6里路,这村当时受反动统治甚严(国民党高官广东省银行行长沈载和是该村人),地主、反动分子和土匪不少。马、陆中队到村子后,尽管设岗哨封村,但仍有反动分子偷偷地去山口向国民党山口镇长吴子材报信,吴闻讯后,立即亲自带领自卫队30余人火速赶往金花塘,把村子包围了。

马、陆中队刚出村边,就遭到自卫队的袭击。在这紧急关头,马俊英指挥队伍开枪反击,寻找突破口突围,马俊英在队伍前面带头冲,陆之钦在队伍后面掩护,一时,双方枪声大作,战斗激烈。

吴子材凭借熟悉地形,不断变换打法紧紧缠住马、陆中队,边打边把马、陆中队逼向山口方向,欲将马、陆中队引向炮楼林立、反动武装力量强大的地区加以消灭。当时,马、陆中队不了解情况,被对方打乱了计划,辨不清方向,只向国民党自卫队较薄弱的地区边

打边撤。山口自卫队虽然只有 30 余人，但他们以逸待劳，且武器装备好，有步枪、轻机枪，还有驳壳枪。而马、陆虽有 70 多人，但武器装备差，都是些破旧的单响步枪，有些枪在战斗中打了几发，就拉不开了，子弹无法再上膛，失去战斗作用，加上几天几夜的晕船和饥饿，体力和精神都欠佳，战斗经历 3 个小时后，战斗力已经减弱，战士们疲劳不堪，且战且退，一直向山口的东北方向和水东、水东琅、瑶罗塘、西井、茅坡一带撤退，在自卫队的追击下，不断有战士负伤和牺牲。

在撤退途中遇上一条河，水面不宽，却很深，很多战士都淌过去了。马俊英过河后，以一晒场的石牛作掩体阻击追来的自卫队，掩护未过河的人员。有些战士还未过河，排长李应江在后面掩护，眼看自卫队就要追上来了，女战士叶肖芳等几人还未过河，李应江急了，命令他们赶快过河，但他们还来不及过河，李应江就负伤了，被俘后被自卫队押到博白大坝杀害，叶肖芳等未过河的人员也被捕，后来也都光荣牺牲。马俊英在河那边不断阻击自卫队，不幸被一颗子弹打中面部，下颌被打烂了，受了重伤，苏坚也受重伤，走不动。队伍被打散了，自卫队趁机追击，负伤、牺牲的战士不少。苏坚因走不动被追来的自卫队俘去，后来被押解回廉州杀害（一起被杀害的还有战士张三和女战士陈丽英）。马俊英负伤后由吴鸿信扶着走了一段路，因自卫队追赶，吴便把马俊英交给交通员柳居盛看护掩蔽，后来被自卫队搜查出，两人一起被俘，被押解到博白龙潭大坝一齐杀害。

马、陆中队被打散的战士各自为战，有的被自卫队追击，有的得以安全脱险。因此，在撤退中又有不少战士牺牲、被俘，有些脱离了队伍返回家乡。

陆之钦、梁涛明、林天佳、叶宗琬和叶宗琦等人始终在一起，大家饿得饥肠辘辘，看见路边有一些嫩南瓜，就摘来吃，还喝田沟水充饥，指导员梁涛明右大腿负伤，忍痛行走。当晚月光明亮（正好是农历中旬），大家以月亮和北斗星辨别方向，继续前进。到了一条河边，因梁涛明负伤不能过河，队伍便在一村边的林中过夜。第二天早上又被自卫队袭击，队伍再次被冲散。

陆之钦、梁涛明以及一名班长和四五个战士撤退到廉江地界，其余人员失散。陆之钦带领这几个人到达廉江青平老区，走到路边一间小铺子停下买粥和饼，吃着吃着后边又有人鸣枪叫喊着追赶而来，他们立即隐蔽在路边的小树林里，由于得到群众掩护，追兵没发觉，鸣枪喧闹了一阵就走了。晚上，铺子的群众带他们到了金屋地村外边的小树林里继续隐蔽，第二天晚上才进村。进村后，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大家为他们煮饭充饥，烧热水洗澡，还为梁涛明清洗伤口，天明后又找来中草药敷伤口。在村里休息了一天，晚上群众带他们安全到达新塘联防区，在新塘联防区见到了唐才猷，陆之钦即把马、陆中队受挫的情况向唐才猷作了具体的汇报，梁涛明后被送到洋塘医务所治疗养伤。

叶宗琦、叶宗琬、林天佳三人在树林过夜的第二天被冲散，隐蔽到天黑后，他们以北斗星为方向，确定如何走回廉江。当天晚上，三人走上一高山隐蔽休息，当他们下山到村

边找食物时，村边群众看出他们是游击队的，马上摇手示意他们不要进村，告诉他们村子里有国民党兵，三人立即转头离开。此时村子里国民党兵发现他们，马上跟踪追击，叶、林三人巧妙地绕开，脱险后路经博白龙潭大坝村，进入邹屋村，通过熟人带到新塘联防区。

陈尚林司务长带领炊事员和向导进村煮饭时被自卫队袭击冲散后，失去联系，只好往家乡方向走，走了几天几夜，途中遇见吴鸿信，就和吴商量，大家一起行动。到了中共廉江县主要领导人赖鸿维家乡，陈、吴两人就叫赖鸿维的父亲带回村子里了解情况，炊事员等三人在外放哨。从村里出来后，发现村外的三个人不见了，一打听才知是被人扣留了。当时此地属游击区、敌占区和土匪集结区交汇处，不知三人落在谁手里。经向群众了解，原来是被梁子云游击队扣留的，得到确实消息后，赖鸿维父亲带他们去梁子云部队，见到这三个人，后由梁子云带他们到新塘联防区，于是又见到了陆之钦等。

此后，一些失散的战士（除少数途中退队回家之外）都陆续回到新塘联防区，归队的有林善礼、邹日兴、文土养、陈定信等 20 余人，当大家回到新塘时，被当地部队称为“从合浦归来的英雄”。这批人在该区清水村休息几天后，被送到朱兰清办的新塘干训班学习。后来这批人被编入吴化地区的陈醒亚大队（即后来的第四团）继续战斗。

第三节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 年夏，盟军和苏联红军在欧洲打败德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反法西斯同盟进一步加强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中国战区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反攻阶段。4 月下旬，中国军队借日军从广西等地收缩兵力撤退之机，乘胜追击，歼灭一批敌人并相继收复南宁、桂林、柳州等地。在解放区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从 5 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迅速土崩瓦解。

在合浦，1945 年 6 月，占据涠洲岛的日军已大部分撤走，只剩下 30 多名日军和台湾籍士兵（以下称台兵）龟缩在几个据点里。他们已无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涠洲人民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凌辱，对日军早已恨之入骨，准备着有朝一日报仇雪恨，讨还血债。这时，涠洲岛群众得到海口日军司令部来电令驻涠日军杀尽岛民后撤往海南岛的消息，并听说浙江某岛发生日军撤走前杀了几千人的事件，于是，七年来强压怒火的涠洲人民，家仇国耻民族恨就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岛上进步青年郑仁甫、潘荫琪等秘密商议，决定发动群众，伺机起义，先动手，消灭日军。

涠洲岛上的台兵与日军因待遇相异，平时又受到日军的欺压，与日军时有矛盾，而且自海南岛的台兵弃暗投明后，日军对台兵更不信任。因此，日军决定先杀尽岛民后再杀台兵。然而，日军的欺压、不信任和日军的溃败以及海南岛台兵的弃暗投明，唤起了涠洲岛台兵的民族感和爱国心，他们也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具有民族气节的一个姓杨、一个

姓钟的翻译也看清了形势，感到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弃暗投明。于是，他俩串联合兵，指出他们都是中国同胞，要与岛民联合起来对付日军。接着，台兵便多方寻找机会与岛民接触，共商歼灭日军的大计。

为了联合岛民商议起义事项，一次钟翻译在完成策反工作后，留下遗书和衣物，制造投海自杀的假象，然后悄悄乘坐濠洲公山村一渔民的小艇，只身潜到北海，寻找起义联系人。钟翻译在北海见到准备组织起义的濠洲岛民，双方商讨了共同起义的有关事宜。随后，钟翻译在合浦写一封信托人带回濠洲交给杨翻译，要杨翻译负责在濠洲做策反工作，待时机成熟，就与岛民共同消灭岛上的日军。与此同时，岛民郑仁甫、张胜富、吴二、谢土保、苏鹤云、林亚六、黄辉光、麦四哥、郑为三、苏赏、黄辉友、张富贵等经商议后，多方进行串联发动，并筹备了大刀、鱼叉、禾叉、棍棒、短刀、长枪等武器，与台兵联合起来，密议杀敌大计。经发动后，参加武装起义的岛民和台兵共有 60 多人。

6 月 17 日晚，起义人员在濠洲南湾港的三婆庙首次聚集，准备起义。不料，这时得到消息说当晚有一艘日轮从海南岛开来，来意不明，于是起义改期，以观日轮来后情况如何再定。到深夜，果然有一艘日轮运来一批武器弹药。6 月 18 日晚，起义人员再次到三婆庙聚集，又准备起义。但由于计划确定攻打西角、南湾据点的人员没有完全准备好，当晚还是没有举行起义。

6 月 19 日晚 11 时左右，起义人员第三次在三婆庙聚集，并得知前天驻濠日军司令官斋滕带领 10 多名日军前往海日，濠洲岛上只剩下 20 多名日军，由士官佐佐木代理指挥，这时日军力量薄弱，正是起义的好时机。于是，起义队伍负责人决定当晚举行起义。接着，郑仁甫向大家宣布起义的决定，并作简短的战前动员。起义人员编成 5 个战斗小组，分别担负攻打日军的电台、武器库、运输艇、哨所和日军司令部等任务。随着一声令下，起义队伍分头向各自的攻击目标进发。

台兵小林，走进后背塘哨所，凭着平时与日军哨长的关系，与日军猜拳喝酒，把日军灌得酩酊大醉。接着，埋伏在外的梁才等几个起义人员冲进哨所，杀死日军，夺取了哨所。起义人员吴二、谢土保、苏逢等由台兵龟山引路，攻打设在湾顶一个地洞里的日军电台。当起义人员越过电台周围的铁丝网时，谢土保不慎触动铁丝网，挂在网上的报警铁罐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日军哨兵慌忙开了一枪，起义人员静默地伏在草丛里，日军哨兵见没有什么动静就开始向别处走去。接着，两名起义人员突袭日军哨兵，将哨兵打死。随后，龟山走进地洞，洞中的 3 名日军听到响声，十分惊恐，见了龟山忙问出了什么事。这时，吴二、谢土保等冲进洞里，一个日军慌忙吹熄煤油灯，拿起军毯盖住谢土保的头，二人就在黑暗中扭打起来，吴二立即挥起大刀将该日军劈死，其他起义人员也将另两个日军杀死，夺取电台的战斗告捷。起义人员黄辉光、林亚六、黄富成等攻打车库。当起义人员走近车库时，发现只有一名管理车库的日军睡在车底下，黄辉光立即举起禾叉向该日军尽力戳去，

日军受伤后逃走，一直逃到海边，被起义人员追上杀死，起义人员遂夺取了车库。起义人员钟逢山、谢昌华、张永华、林子元和几个台兵攻打位于湾顶之巅的西角哨所。当起义人员接近哨所时，台兵龟山先走近日军，向睡意蒙眬的日军说明情况不妙，哨所的机枪要调往司令部用，日军不大相信，一名日军准备打电话到司令部弄清情况。龟山跟随该日军走进电话间，日军刚拿起话筒，龟山突然举起枪托向日军的头击去，日军受伤后嚎叫着想跑出哨所。这时，起义人员立即冲进哨所，封住哨所门口，将哨所里的3名日军杀尽，夺取了哨所。起义人员郑为三、李宝、苏维桂、刘联芬、麦四哥等攻打日军的武器库和南湾东头街泊于港湾内的日军劫货用的大艇，以及街上的“三井洋行”。武器库只有一个日军守卫，起义人员轻易地杀死守卫的日军，夺取了武器库。随后，当起义人员登上大艇时，发现3名日军正酣睡，便手举利刀杀了两名日军，另一名日军被砍伤后跳到海里。几个起义人员立即跟着跳进海里围追堵截，把该日军砍死，夺取了大艇。接着，起义人员又轻易地夺取了“三井洋行”，因为里面没有日军。起义队伍攻取这几处日军据点，获得3挺机枪和一大批弹药。起义人员张富贵、黄富飞、赖亚七、张来养、戴钧、邓晚哥等和几个台兵共20多人攻打位于南湾街中段码头的日军海上挺进队据点，该据点有日军约10人。正当戴钧和邓晚哥在外警戒，其余人员准备悄悄进屋袭击日军时，不料日军哨兵发现屋外有人，便开了一枪，戴钧的左手被打伤后到群众家中包扎，而屋里正在睡觉的日军被枪声惊醒后纷纷起来拿枪。这时的形势对起义队伍不利，起义队伍只好向后撤并监视日军。日军发现已被包围，慌忙中有的从后门跑到海边沙滩上，被埋伏于此的起义人员杀死，大部分日军则从正门冲出，慌乱地往西向日军司令部逃去，在一街道拐角处，赖亚七突然跳出挥刀砍杀了一名日军，跟在后面的另一名日军慌忙掉头东逃，在海滩附近被攻占日军大艇后回来的起义人员打死。其余的日军已成惊弓之鸟，四散而逃，被起义人员和周围的群众分别逐一击毙。

日军的各哨所、据点被拔除后，各路起义人员在南湾街西头会师，围攻日军司令部所在地维持会。几个起义人员突然从背后抱住维持会守门的日军，并用布团塞住其嘴，夺走其枪支。接着，起义队伍冲进维持会，与日军短兵相接，滚打摔斗，有几名日军被杀死。指挥官佐佐木带着另外几名日军趁乱逃出维持会，向湾顶哨所逃窜，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湾顶哨所在一个三面临海的绝壁顶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进出，是一个地势险峻的制高点。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起义队伍暂停进攻，并决定严密封锁日军下山的出入口，围困日军。被困在湾顶哨所的日军精神极度紧张，加上没吃没喝，又饥又渴地熬了两天。第三天夜里，日军实在饥不可耐，便派一名日军偷偷下山，企图找点食物，但被起义人员击毙。这时，日军见前无去路后无援兵，生还无望，有两名拔枪自杀，另两名跳崖投海丧命。至此，日军各据点全部被捣毁。

与此同时，石螺乡村民谢竣光连夜赶到濠洲天主教堂，生擒了教日文的凶狠残暴的日

军金田。

这次涠洲抗日武装起义，摧毁了日军司令部、哨所、武器库、车库、电台等9个据点，共歼灭19名日军，逮捕1名日军，缴获汽车2辆，武装木船1艘，重机枪3挺，轻机枪4挺，电报机2部，步枪20多支，子弹、手榴弹一批，而起义队伍只有两人负伤。涠洲人民终于赢得了抗日武装起义的最后胜利，彻底粉碎了日军妄图杀尽涠洲人民的恶毒阴谋，保护了涠洲人民的生命财产，将被日军占领长达七年的涠洲岛夺回人民手中。涠洲人民用缴获的武器武装自己，并组建了“涠洲人民抗日守岛自卫队”，保卫胜利的果实。

涠洲人民起义全歼岛上日军的胜利消息传开后，震动了大陆沿海各地，提振了人民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涠洲人民的抗日武装起义，是在日军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鼓舞下，对日军野蛮的压迫和法西斯统治的愤怒反抗，它为合浦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合浦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是合浦地区人民革命斗争历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十四年抗战中，合浦人民的优秀儿女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使合浦地区党组织不仅重新得到发展壮大，而且成为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广泛的密切联系，能够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党组织。

合浦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极大地鼓舞和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党组织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发展壮大。党组织把工作重点伸展到广大农村山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农村建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开展反对反共逆流和抵抗武装镇压的自卫斗争，党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占领桂南和南路后，合浦党组织按中共南路特委指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遭到国民党的残酷“围剿”，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艰难困苦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为抗日作出了贡献，为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抗日战争时期合浦县党员统计表
(1938-1945)

项目 年度	组织名称		党员数	备注
	本级组织	下属组织		
1938	中共合浦县工委	廉州、廉州中学、合浦一中、北海、西场、公馆、白石水、寨圩、175师政工、学生恩平集训党支部	96	
1939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	廉北、西场、公馆、小江、白石水区委、寨圩特支、北海特支	395	
1940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	廉北、西场、小江、公馆、白石水、寨圩区委	500	
1941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	廉北、西场、小江、公馆、白石水、寨圩区委	519	
1942	中共合浦中心县委	廉北、西场、小江、公馆、白石水、寨圩区委	550	
1943	钦廉四属特派员	合浦各地区特派员	559	1943年3月撤销县、区委机构，改行特派员制
1944	钦廉四属特派员	合浦各地区特派员	570	
1945	钦廉四属联络员	各地组织联络员	577	因1944年9月合浦“永信烟庄事件”发生，中共南路特委停止钦廉四属党组织关系审查，自此，改为联络员制

说明：1、本表党员数是根据合浦县委党史办调查的党员花名册统入，其中包括调出的和后来有了变化的人。

2、中心县委领导下的灵山、钦县、防城的党员不统计。

仅供阅读 请勿侵权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合浦县组织机构沿革图 (1938.3 ~ 1944.9)

